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1999年中国经济形势和2000年预测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和全年预测

1999年以来国民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快发展的态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6%，这一速度比年初确定的全年预期目标和1998年同期均高出0.6个百分点。1~8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4%，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增长7.7%，均比1998年同期有所加快。工业产销率达到96.25%，比1998年同期提高0.7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1~8月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75%，其中国有工业利润增长2.3倍。从需求方面看，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集体和个体）增长10.4%，比1998年同期低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6.3%，比1998年同期回落1个百分点；出口下降0.2%，1998年同期为增长5.5%。总的来看，1999年以来生产方面的形势好于1998年，而需求方面的状况比1998年差，生产与需求之间形成一定的反差。

从趋势演变的角度看，1999年1季度开局良好，但2季度经济表现出较明显的下滑态势。与1998年同期相比，第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1%，比第1季度回落1.2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8.8%，回落1.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回落10.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5.4%，回落2个百分点。到7、8月份，工业生产、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均有所加快，其中，8月份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6.0%，出口增长17.8%。但投资增幅继续回落。7月份投资增长3.8%，8月份投资零增长，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下降4.1%，更新改造投资下降5.9%。目前消费需求不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幅低于上半年和1998年水平，出口难以保持稳定增长，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经济运行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

通货紧缩的趋势还在发展。1999年1~8月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0%，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7%，到8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已连续23个月下降，居民消费价格连续17个月下降，生产资料价格则连续41个月下降。价格连续下降对经济良性循环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针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继续发展等问题，1999年下半年经济决策部门出台了一揽子综合对策。这些对策措施主要包括：
<1>增发一部分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2>增加公职人员工资，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和城镇居民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费）的保障水平，调整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补发拖欠的离退休金。
<3>适当提高出口产品迟税率。
<4>扩大普通高校招生规模。
<5>征收利息所得税。

上述措施将逐步见到成效，对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起到积极的影响。1999年下半年经济可望出现止跌回稳趋势。初步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左右，其中第一产业增长约3.2%，第二产业增长约8.9%，第三产业增长约7%。分季度看，1季度增长8.3%，2季度为7.1%，3、4季度均为7%左右。此外，预计1999年工业增加值增长9%或略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6%或略高，外贸出口略有增长，外贸顺差比1998年有所减少，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下降3%或略低，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5%左右。

二、2000 年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000 年中国经济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机遇与挑战并存。

2000 年的国际经济环境总体上将好于 1999 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回升。1999 年下半年以来，有关国际经济组织纷纷调高了对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在 1999 年 7 月的一次会议上说，1999 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5%，2000 年可望达到 4%，这比该组织在 1999 年 4 月份的预测明显提高。贸易与经济之间则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分地区看，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将进一步减弱，经济继续复苏，特别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经济恢复的势头更为明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大规模的投入，日本经济有可能由衰退转为低速增长。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的担忧在增加，但美国经济总体上仍然比较健康，支持经济增长的现实基础（如以信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等）仍然存在，宏观调控的能力和回旋余地较大，2000 年经济可能继续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欧洲经济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从目前趋势看还有望继续好转。随着亚洲经济的复苏，国际资本将恢复向亚洲流动。总之，一方面中国将面对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另一方面也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在产业技术水平和投资软环境等方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

至于中国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999 年底就可见到分晓。无论是否加入，单从 2000 年来看，中国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似乎不会有太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如果加入 WTO，中国在关税减让、投资领域开放等方面的承诺也将逐步落实，对 2000 年不会有大的影响。即使不加入 WTO，中国将照样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降低关税，扩大开放领域。

2000 年的国内经济环境将有所改善，但经济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依然存在。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宏观调控更加成熟，也使基础设施状况继续得到改善，为进一步启动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1999 年实行的财政政策将在 2000 年继续产生积极影响。1999 年 9 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出台了一系列对策，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进程。近两年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和市场约束的强化，使企业经受了市场的考验，企业适应市场、调整产品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调整公职人员工资，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的水平，企业效益状况的改善，以及完善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改革措施，将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改善居民心理预期，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

然而，这两年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未消除，2000 年仍将存在。一是有效需求不足。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难以明显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水平尚未达到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加之消费信贷不发达，居民对增支减收的心理预期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因此储蓄倾向仍将居高不下，消费行为仍然谨慎，消费需求总体上仍将呈现疲弱态势。国有单位投资在相当程度上仍靠国债资金支持，如果国债资金不多，或者一旦国债资金用完，投资增幅难免出现下滑趋势，集体和个体投资仍将在低速徘徊，技改投资仍不容易找到好的项目，房地产开发投资最终也可能因为住房销售不畅而受到制约。出口虽将摆脱 1999 年以来的下降趋势，但难以再现 1995～1997 年那样的高速增长。因此，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将持续存在，甚至有所强化。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比例偏大，生产能力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农产品中的优良品种少，一般品种多数

供过于求。工业品和出口产品中的大路货多，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相对较少，一些国内需要的产品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较少，经营管理不善、机制不活的企业很多。第三产业比例偏低，第一产业比例偏高，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满足不了广大居民家庭的需要。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高收入阶层占有的国民收入多，但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缺乏现实的购买力。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出现断层，许多消费品在城市已经基本饱和，但农村消费难以接续。这些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是难以根本消除的。

三、2000 年经济预测和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初步预测，2000 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保持适度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 8%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或略高于 7%。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与 1999 年相比持平或略有上涨。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00 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取向应是：

第一，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同时调整预算支出，保证重点支出的资金到位。

第二，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当增长，抑制通货紧缩，在完善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小金融机构、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支持。

第三，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继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放宽投资限制，扩大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一步拓宽消费领域，扩大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

第四，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稳定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第五，加快结构调整。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实行农产品优质优价政策，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坚决压缩过剩落后的生产能力，同时广泛采用现代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控制力。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综合司）

1999 ~ 20 四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1999 年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出现积极变化，但总体上基本格局未变，在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经济运行尚未进入消费、投资活跃阶段。从国民经济的主要方面来看：

1. 生产供给

1999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618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7.6%。其中，1 季度受上年扩大财政投资因素的影响，增长 8.3%，2 季度增幅比 1 季度低 1.3 个百分点。对此，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继续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取得明显效果。

1999 年 8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与 GDP 关联度较高的发电量增长 6.9%，与重工业相关的投资类产品、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增长也较快。产销衔接较好，1999 年 1~8 月份产销率达 96.25%，比上年同期提高 0.75 个百分点。1~7 月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92.2 点，比 1998 年同期提高 8.1 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解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

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便愈发孤立了。当叫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

9 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9 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敢死队也绝对没旷过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膏，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我便清扫房间。一来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事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存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得其乐。

周一 10 点，有“戏剧史”课，讲欧里庇得斯，11 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 10 分钟处的一家小饭店，吃了煎蛋和色拉。这家饭店偏离繁华街道，价格也比以学生为对象的小食店贵一些，但安静清雅，而且煎蛋非常可口。店里干活的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和三个打零工的女孩儿。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吃着饭。这工夫，进来一伙学生，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打扮得干净利落。他们围着门口处的一张桌子坐定，打量着菜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才由一个人归纳好，告诉给打零工的女孩儿。

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一个女孩儿不时地往我这边瞥一眼。她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布“迷你”连衣裙。因为对她的脸庞没有印象，我便只管闷头吃饭。不料过不一会儿，她竟轻盈地起身，朝我走来，并且一只手拄着桌角直呼我的名字：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

“坐一下可以么？或者有谁来这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摇头说：

“没谁来。请。”

她叮叮咣咣拖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从太阳镜里盯着我，接着把视线落到我的盘子上。

“味道像是不错嘛，嗯？”

“是不错。蘑菇、煎蛋、青豌豆色拉。”

“唔，”她说，“下回我也来这个。今天已经定了别的了。”

“别的？”

“通心粉、奶汁烤菜。”“通心粉、奶汁烤菜也不坏嘛。”我说，“不过，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来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欧里庇得斯。”她言词简洁，“埃勒克特拉说：‘不，甚至上帝也不愿听不幸者的表白’。课不刚刚才上完吗？”

我仔细审视她的脸，她摘下太阳镜。我这才算认出：是在“戏剧史”班上见过的一年级女孩儿。只是发型风云突变，无法辨认了。

“可你，直到放暑假前头发还到这地方吧？”我比量着肩部往下大约 10 厘米的位置。

“嗯。夏天烫发来着。可是烫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真的。气得我真想一死了之。简直太不成话！活活像一具头缠着裙带菜的淹死鬼。可又一想，死了还不如索性来个和尚头。凉快倒是凉快，喏。”说着，用手心抚摸着四五厘米长的短发。

“一点都不难看呀，真的。”我一边继续吃煎蛋一边说，“侧过脸看看可好？”

她侧过脸，5 秒钟静止未动。

“呃，我倒觉得恰到好处。肯定是脑形好的缘故，耳朵也显得好看。”我说。

“就是嘛，我也这样想，理成短头一看，心想这也满不错嘛，可就是没一

个人这样说。什么像个小学生啦，什么劳动教养院啦，开口闭口就是这个。我说，男人干吗就那么喜爱长头发呢？那和法西斯有什么两样，无聊透顶！为什么男人偏偏以为长头发女孩儿才有教养，才心地善良？头发长而又俗不可耐的女孩儿，我知道的不下二百五十个，真的。”

“我是喜欢你现在这样。”我说，而且并非说谎。长头发时的她，在我的印象中无非是个普普通通的可爱女孩儿。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或笑或怒，或惊讶或泄气。我有好久没有目睹如此生动丰富的表情了，不禁出神地在她脸上注视了许久。

“真那样想的？”

我边吃色拉边点头。

她再次戴上太阳镜，从里边看着我的脸。

“我说，你该不是撒谎的人吧？”

“哦，可能的话我还是要当一个诚实的人。”我说。

“为什么戴颜色这么深的太阳镜呢？”我问。

“头发一下变短，觉得什么保护层都没有了似的。就像赤身裸体地被扔到人堆里，心里慌得不行，所以才戴这太阳镜。”

“有道理。”我说。然后把最后一块煎蛋吞下去。她饶有兴味地定定看着我一扫而光。

“不过去可以么？”我指着和她同来的三个人那边。

“没关系，放心。饭菜来了过去也不迟。无所谓的。不过在这里不影响你吃饭？”

“影响什么，都吃完了。”我说。看样子她无意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便要了一份饭后的咖啡。老板娘把盘子撤去，放上砂糖和奶油。

“喂，今天上课点名时你怎么不答应呢？渡边是你的名字吧，渡边彻？”

“是啊。”

“那为什么不回答？”

“今天不大想回答。”

她再一次摘下太阳镜，放在桌面上，俨然探头观察什么稀有动物似的盯视着我的眼睛。“今天不大想回答？”她嘴里重复道，“我说，你这话很像汉弗莱·鲍嘉嘛！既冷静，又刚毅。”

“不至于吧？我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到处有的是。”

老板娘端来咖啡放在我面前，我没加砂糖和奶油，轻轻啜了一口。

“瞧瞧，到底砂糖、奶油都不加吧！”

“只是不喜欢甜东西罢了。”我耐着性子解释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怎么晒得这么黑？”

“我马不停蹄地徒步旅行了整整两个星期嘛。这里那里，扛着背包和睡袋。所以晒黑了。”

“去哪了？”

“从金泽到能登半岛，转了一大圈。新泻也去了。”

“一个人？”

“一个人。”我说，“也有时一路上碰到旅伴。”

“该有浪漫情调诞生吧？旅行中没碰巧结识个女孩儿？”

“浪漫情调？”我一怔，“你这人，我说你是有什么误解嘛。一个扛着睡

袋、满腮胡子、疲于奔命的人到哪里找什么浪漫情调呢！”

“经常这样一个人旅行？”

“不错。”

“喜欢孤独？”她手拄着腮说，“喜欢一个人旅行，喜欢一个人吃饭，喜欢上课时一个人孤零零地单坐？”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乱交朋友罢了。那样只能落得失望。”我说。

她把太阳镜的吊带衔在口里，窃窃私语似的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然后转向我，“如果你写自传的话，可别忘了这句对白。”

“谢谢。”我说。

“可喜欢绿色？”

“怎么？”

“你身上的半袖衫是绿色的呀！所以才问你是不是喜欢绿色。”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她再次鹦鹉学舌，“我嘛，打心眼里喜欢你这说话的方式。就像漂亮地涂了一层墙粉——可听人这么说过，从其他人口里？”

“没有。”我回答。

“我呀，名叫绿子。却跟绿色格格不入，好笑不？你不觉得这样太可悲了？简直是可诅咒的人生！对了，我姐姐叫桃子。岂不滑稽？”

“那么，你姐姐适合粉红色？”

“再没那么适合的了。就像专门是为穿粉红色降生的。哼，不公平到了极点！”

那边餐桌上已有饭菜端来，一个穿双色方格衬衫的小伙子叫道：“喂——绿子，吃饭啦！”她朝那边扬一下手，意思是说“知道了”。

“嗯，渡边君，你做笔记了么？戏剧史的？”

“做了。”我说。

“对不起，可以借我一看？我两次没去。那班上我又没有认识人。”

“当然可以。”我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确认上边没有乱写之后，递给绿子。

“谢谢。对了，渡边君，后天去学校？”

“去的。”

“那么12点来这里好么？还笔记本，午饭我请客。该不会说什么不是一个人吃饭就消化不良吧？”

“不至于吧。”我说，“不过答谢什么的可用不着哟，不过是给看一下笔记本。”

“没关系。我嘛，最喜欢答谢。喏，记住了？不记在手册上不会忘？”

“忘不了。后天12点在此相见。”

那边又传来招呼声：“喂——绿子，再不吃可凉透啦！”

“我说，你以前就是这么说话的？”绿子充耳不闻地说。

“我想是这样的，可并不是什么有意的。”我回答。说话方式被人说是与众不同，这还真是第一遭。

她略一沉吟，稍顷妩媚地丢下一笑，离坐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从那张餐桌经过时，绿子朝我挥一下手。其他三人则只是觑一眼我的脸。

星期三到12点的时候，绿子没有赶来这家饭店。我本来打算边喝啤酒边等

绿子。但店内人已开始增多，只好要来饭菜，一个人吃着。吃完时已是 12 点 35 分，但绿子还是没有出现。我付了款，走出店门，坐在对面小神社的石阶上，清醒一下给啤酒弄昏的脑袋，同时等待绿子。等到 1 点还是徒劳。我只好作罢，返回学校，在图书馆看起书来。然后去上两点钟开始的德语课。

下课后，我到学生会查阅选课登记簿，在“戏剧史”班里找到她的名字。名叫绿子的学生只有小林绿子一个人。接着翻动学籍卡片，从 69 年度入学的学生当中翻出小林绿子，记下住址和电话号码。家在丰岛区，住的是自家房子。我闪身钻进电话亭，拨动号码。

“喂喂，我是小林书店。”一个男子的声音。

小林书店？

“对不起，请问绿子小姐在吗？”我问。

“啊，绿子现在不在。”对方说。

“到学校去了吧？”

“唔，大概去了医院吧。您贵姓？”

我没报姓名，谢过后放下听筒。医院？莫非她受伤或患病了不成？但从那男子声音听来，完全没有那种不寻常的紧迫感。“唔，大概去了医院吧。”那口气，简直像是说医院是生活的一部分。到鱼店买鱼去了——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我思索片刻，终于厌倦起来，不再去想，折回宿舍。躺在床上看从永泽手里借来的康拉德的《吉姆爷》，把剩下部分一口气看完，然后找他还书。

永泽正要去食堂吃饭，我也一起跟去吃了晚饭。

“外务省考试情况如何？”我问他。8 月份举行过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

“凑合。”永泽不在意地说，“那东西，一般都混得过去。什么集体讨论啦面谈啦，和向女孩子花言巧语没什么两样。”

“那么说，倒是真够容易的。”我说，“发榜在什么时候？”

“10 月初。要是考中，请你美餐一顿。”

“我说，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是怎么一回事？参加的人全是像你这样的？”

“不见得。基本上都是傻瓜蛋，再不就是变态者。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废料。这不是我信口胡诌，那帮家伙

租昂贵而迁往郊外。剩下的或是廉价的公寓、公司宿舍，或是搬迁上有困难的商店，或是死活舍不得离开世居之地的顽固派。由于汽车大排废气，所有的东西都像笼了一层薄雾似的灰蒙蒙、脏乎乎的。

在这条街上走了大约 10 分钟，从加油站往右一拐，出现一条小型商店街，当中一块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店固然不大，但也不似我从绿子话中想象的那般小气。一条普通街道上的一家普通书屋。站在小林书店门前时，我不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情：哪条街上都有这样的书店。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到 12 点大约还有 15 分，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店街上闲逛，便按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两三步等候回音。过了 15 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在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的当儿，头上“哐”地响起开窗声音。扬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着手大声喊道：

“打开卷闸门进来呀！”

“稍早了一点，可以吗？”我也扯着嗓门大喊。

“没关系，一点不碍事儿。上二楼！我现在脱不开手。”接着，“哐”一声把窗关死了。

我便开门。那门发出惊人的怪叫声，我往上拉起 1 米高，弓腰钻到里边，再把门落下。店内漆黑一片。我绊在一捆准备退回的杂志上，险些摔个跟头。我一步一挪地摸到店的尽头，摸索着脱去鞋，抬腿上去。屋里边光线若明若暗，从脱鞋处上去没几步，不间简单的客厅，摆着一套沙发。房间不很宽敞，窗口透进仿佛战前波兰电影镜头中那样昏暗的光线。左侧有一仓库样的杂物间，可以看见厕所的门。右侧立一陡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二楼。较之一楼，二楼敞亮得多，我吁了口气。

“喂，这边！”绿子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楼梯口右侧有个餐厅样的房间，再往里是厨房。房子本身虽旧，但厨房却像最近改装过，烹调台、水龙头、餐具橱全都光闪闪地焕然一新。绿子就在那里准备饭菜。锅里煮着什么，“咕嘟咕嘟”直响。还洋溢着烤鱼的香味。

“电冰箱里有啤酒，坐在那里喝可好？”绿子眼睛朝我忽闪一下。我于是从电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坐在桌前喝了起来。啤酒凉得真够彻底，我怀疑是否已经存了半年。桌上放着白色的小烟灰缸、报纸和酱油壶。还有便笺和圆珠笔，便笺上写着电话号码和购物后算账样的数字。

“再有 10 分钟就可以做好。能不能在那儿等一会？能等不？”

“当然能等。”我说。

“边等边饿肚子。量可正经不少哩！”

我一面呷着啤酒，一面望着全神贯注做饭的绿子背影。她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同时操作四五样菜。眼看在这边品尝菜的味道，转眼就在菜板上飞快地切什么东西，又从电冰箱里取出什么盛上，一回手把用完的锅涮好。从后边望去，那样子不禁使人想起印度打击乐的演奏者来：刚敲响那边的吊钟，马上又敲这边的板，旋即拍打水牛角。每一个动作都敏捷而准确，相互配合得恰到好处。我出神地望着。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招呼道。

“放心，我一个人干惯了。”说着，绿子朝这边闪过脸笑了笑。她下着蓝色牛仔裤，上穿蓝色海军衫。海军衫的背部还印着一个大大的苹果标记。从后面看，她的腰格外的苗条、格外的窈窕，仿佛紧紧束住的腰肢在发育过程中因某种

原因被突然松开一样。因此，同一般女孩子穿窄牛仔裤时相比，她给人的印象要中性得多。烹调台上方窗口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为她身段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恍惚而隐约的光膜。

“用不着费事做那么考究！”我说。

“一点也不考究，”绿子头也不回地说，“昨天忙得我菜都没顾上买，只是把电冰箱里原有的统统掏出应付一下，你千万别介意，真的。再说，好客是我们的家风。我们这一家，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非常喜欢请客，打心眼往外，简直成了病态。一家人既算不得特别热情，又不是说因此而有什么人缘，反正一来客人就非得忙忙活活招待一顿不可。每个人都这德性，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么着，我爸他尽管自己差不多滴酒不沾，可家里到处是酒。你说干什么？给客人喝呀！所以嘛，啤酒你只管放开肚皮喝，用不着客气。”

“多谢。”我说。

稍顷，我突然想起水仙花忘在楼下了。我脱鞋时放在脚边，就一直忘在那里。我再次下楼，把躺在昏暗中的十枝白水仙拿上来。绿子从碗橱里取下一只细细高高的玻璃杯，插进水仙。“我，顶喜爱水仙。”绿子说，“以前高中文艺汇演的时候，还唱过《七水仙》呢。知道吗，《七水仙》？”

“那还不知道！”

“当时参加民乐小组来着，弹吉他。”

接着，她便一边哼唱《七水仙》，一边把菜盛进盘子。

绿子做的菜相当够水平，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生鱼片、黄嫩嫩的荷包蛋，自己做的西京风味腌霸鱼、炖茄块、莼菜汤、玉蕈饭，还有切得细细的黄萝卜干咸菜，而且厚厚沾了一层芝麻。味道清淡，是地地道道的关西风味。

“好吃极了！”我钦佩地说。

“喏，渡边君，老实说，你没想到我做菜有两手吧？从外表看。”

“嗯——”我老实承认。

“你是关西人，喜欢这味道吧？”

“为我特意做这么清淡？”

“那倒不是，怎么也不至于费那个麻烦。家里平时也这个味道。”

“爸爸妈妈都是关西人，所以才……”

“哪里，爸爸一直是这本地人，妈妈是福岛的。亲戚里边，找遍也没一个关西的。我们这个家族属于东京—北关东系统。”

“弄糊涂了。”我说，“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地道的正统关西风味呢？跟谁学的？”

“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她边吃荷包蛋边说，“我妈那人最讨厌和家务事沾边，几乎不做什么菜。再说，你知道我家是开店的，所以一忙起来，动不动就叫饭店送几份来，或者去肉店买些炸肉丸对付一顿。对这个我从小就讨厌透顶，讨厌得简直不能再讨厌。再不然就做一次咖喱饭一吃三天。这么着，有一天——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下决心要自己动手做出像样的东西来。就去纪伊国书店买回一本看上去最好的食谱。按照书上写的，我一样不少熟记在心。包括菜板的选法、菜刀的磨法、鱼的切法、干松鱼的削法，一切一切。由于写这本书的人是关西人，我做的菜也就跟着成了关西风味。”

“那么说，这统统是从书上学来的？”我吃惊地问。

“接着我就攒钱，去吃正宗‘怀石料理’，于是记住了味道。我这个人，直感相当发达，逻辑思维倒是不行。”

“无师自通地做到这个程度，不简单，实在不简单。”

“吃了好多辛苦哩！”绿子叹息着说，“我们这家人，对烹调之类不是既不知又不想知道吗，所以不管你怎么苦苦央求，他们硬是不肯掏钱替你买些像样的菜刀啦锅啦。说什么现有的足已够用。开哪家的玩笑！那薄薄一片的小破刀，哪里能切得好鱼！可你这么一说怎么着，马上又说什么鱼那玩艺儿不切也无所谓。简直不可救药。只好拼死拼活地把零用钱凑在一起，买尖头菜刀买锅买箊篱。你说你相信不，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像从身上挤血似的一点一点攒钱，买什么箊篱磨石炸虾锅……而身边的同伴都在用劲儿地大把大把要钱，买时髦衣服皮鞋什么的。你说我可怜不可怜？”

我一边喝蔬菜汤一边点头。“高中一年级时，我做梦都想得到一个煎蛋锅，就是那种用来煎荷包蛋的狭长的铜家伙。结果，我就用买乳罩的钱买了那东西。这下可伤透脑筋了：我用一件乳罩整整对付了三个月，你能相信？晚上洗，拼命弄干，第二天早晨好戴上上学。要是没干可就倒霉了，真的。世界上什么最可怜？我想再没有戴半湿不干的乳罩出门更可怜的了。气得我直淌眼泪，尤其想到是为了买那煎蛋锅的时候。”“怕也是的。”我笑着说。“所以在妈妈死了以后——这么说倒是对不起妈妈，我是松了口气，因为我可以掌握生活费，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么着，如今厨房用具算一应俱全了。至于爸爸，生活费怎么花他是蒙在鼓里的。”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两年前。”她简短地回答，“癌。脑肿瘤。住了一年半医院，折腾得一塌糊涂，最后脑袋也不正常了，离药就不行。但还是没有死，差不多是以安乐死那种形式死的。怎么说呢，那种死法是再糟糕不过的。本人遭罪，周围人受累。这下可倒好，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一支针一万两千日元，一支接一支打。又要雇人专门护理，这个那个的。我因为要看护，学习学不成，和失学差不多，简直昏天黑地。还有——”她欲言又止，放下筷子叹息一声，“尽说伤心话了。怎么提到这话上来了？”

“由乳罩引出来的吧。”我说。

“就是这荷包蛋，可要用心吃哟！”绿子神情肃然地说。

我吃完自己这份，肚子已经饱饱的了。绿子没吃多少。她说做菜的人，光做肚子就已经饱了。吃罢饭，她撤下餐具，擦净桌子，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包万宝路牌香烟，抽一支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燃。然后拿起插水仙花的玻璃杯，端详了半天。

“就这样好了。”绿子说，“不用换到花瓶里。这么插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刚刚从河边采来，随手插在杯里似的。”

“在大家站前的水池边采的。”我说。

绿子嗤嗤作笑：

“你这人真有意思。说笑话还那么一本正经。”

绿子手拄腮，烟吸到半截，便在烟灰缸里使劲碾死。并用手指揉揉眼睛，可能进了烟。

“女孩子熄烟要熄得文雅一点。”我说，“那样熄，活像砍柴女。不要硬碾，从四周开始慢慢熄，那就不至于把烟头弄得焦头烂额的。你这熄法太残忍了。另外无论如何不能从鼻孔里出烟。和男的两人单独吃饭时，一般女孩子不至于提起三个月只戴一件乳罩的话。”

“我，就是砍柴女嘛。”绿子边搔鼻侧边说，“怎么也悲哀不起来。有时

当玩笑说一说，可总不往心里去。其他还有要说的？”

“万宝路不是女孩子吸的烟。”

“可以的，没什么。反正吸什么都同样没滋没味。”她说。然后把万宝路的硬纸包装盒拿在手里转来转去，“上个月刚开始吸。其实也不大想吸，只是偶尔想试一下。”

“怎么那样想呢？”

绿子把搁在桌面的两只手“啪”地一合，沉吟片刻，说：“也不怎么。你不吸烟？”

“6月份戒了。”

“干嘛要戒？”

“太麻烦了。譬如说半夜断烟时那个难受滋味吧，等等。所以戒了。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你这人，属于喜欢追究事理那类性格，肯定。”

“也许。”我说，“说不定因为这一点我才不怎么讨人喜爱，以前就这样。”

“那是由于：在别人眼里，你是个不被人喜爱也觉得无所谓的角色。或许有些人对你这点感到棘手也未可知。”她手捧两腮，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不过我喜欢同你说话，你说话方式真是别具一格：‘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我帮她洗碗。站在她旁边，把她洗过的碗用毛巾擦干，放在烹调台上。

“噢，你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今天？”我问。

“妈妈在坟里，两年前死的。”

“这个，刚才听你说了。”

“姐姐同未婚夫幽会。好像到什么地方兜风去了。她的那位在汽车厂工作，所以她特别喜欢汽车。我可是不大喜欢。”

说完默默洗碟子，我便默默地擦。

“往下就是我爸爸了。”绿子停了一下说。

“呃。”

“爸爸他去年6月去了乌拉圭，一直没回来。”

“乌拉圭？”我一愣，“何苦去乌拉圭那样的地方？”

“想移居乌拉圭，他那人，活像天方夜谭的阿拉伯人。当兵时的一个熟人在乌拉圭办农场，心血来潮地说去那里很好混，就一个人搭飞机走了。我死说话说劝他别去，告诉他去那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又不懂语言，再说首先连东京都没怎么离开过，但怎么说也不顶用。肯定是我妈死了以后，他悲伤得不知怎么才好，脑袋那根弦也随着断了。他爱我妈就爱到这个地步，真的。”

我不便应和什么，张着嘴，望着绿子。

“妈妈死的时候，你猜爸爸对着我和姐姐说什么来着？这么说的：‘我十分懊悔，真不如叫你们两个替你妈妈死算了！’听得我俩目瞪口呆。还不是，再怎么样也不好那样说话呀。当然喽，那是出于丧失至亲至爱伴侣后的难过、悲哀和痛苦，这我知道，也很同情。但也不至于说什么让亲生女儿去替死那样的话，你说是不？你不认为未免过分了？”

“啊，倒也是的。”

“我们也很伤感情。”绿子摇摇头，“总而言之，我们这家人都有点神经兮兮的，多少有点出格离谱。”

“有点儿。”我也承认。

“不过，你不觉得人与人相爱是件好事？爱夫人爱得甚至当女儿面说什么

不如叫你们替死是件好事？”

“或许。”

“这还不算，还跑到乌拉圭去了，没事似的甩下我们不管。”

我闷头擦拭盘子。全部擦完，绿子把我擦过的所有碟碗整整齐齐地放进餐具橱。

“父亲那边没音信？”我问。

“今年3月，来过一张带画的明信片。可具体也没写什么。只是说那边很热，水果不像预想的那么好吃——就这么点。简直是开玩笑！那明信片上还居然画的是一头蠢驴！真神经！连见到哪个朋友或熟人没有也没提。最后还写，等稍微安顿下来后，把我和姐姐叫去。以后再杳无音信。这边去信也不理。”

“那么，假如你爸爸叫你去乌拉圭，你怎么办？”

“就去看看嘛，不是挺有趣的？姐姐说她坚决不去。我姐她最最讨厌不卫生的东西不卫生的地方。”

“乌拉圭就那么不卫生？”

“好，明白了，奉陪就是，陪你。”我说。

“和我一块儿死？”绿子眼睛一亮。

“难说。一旦势头不妙我可得逃走。要死你一个人死好了！”

“冷酷”

“只讨你一顿午饭，怎么能连命都一块搭进去呢，晚饭也招待的话倒另当别论。”

“你这人！算啦算啦。反正先在这儿看一会吧。我来唱歌给你听。”

“唱歌？”

绿子跑去下面，拿上来两张坐垫、四瓶啤酒和吉他。于是两人眼望团团涌起的黑烟喝起啤酒来。我问绿子如此做法是否会招致左邻右舍的白眼。因为我觉得：面对附近失火的场景在阳台上饮酒唱歌委实算不得正当行为。

“没事儿，管它！我们早已决定对周围的事来个不屑一顾！”

她唱起以往流行过的民歌。歌也好吉他也好实在不敢恭维，但本人却是满脸自我陶醉的神情。她唱了《柠檬树》、《粉扑》、《五百英里》、《花落何处》、《快划哟米歇尔》，一首接一首唱下去。起始，绿子教了我低音部分，准备两人合唱，可惜我的嗓音实在南腔北调，只好忍痛作罢，由她一个人尽情尽兴地引吭高歌。我口呷啤酒，耳闻歌乐，眼观火势，而且专心致志。眼见浓烟骤然腾空，旋即不大不小，周而复始。人们或狂喊乱叫或发号施令。报社的直升飞机自天外飞来，震天价地吼个不停。取完镜头便掉头就跑，但愿别连我俩的行径也拍进去。警察的大音量扩音机对着幸灾乐祸的围观者大吼大叫，命令他们再往后退。小孩没好声地哭爹叫娘，玻璃“劈啪”乱响。俄而，风头开始倒转，白灰状物朝我们四周翩然飞来。然而绿子兀自吱吱有声地喝着啤酒，自鸣得意地大唱其歌。会唱的一股脑儿全部唱罢，又唱起了自己填词作曲的莫名其妙的歌。82本想给你做顿菜，可惜我没有锅。本想给你织围巾，可惜我没有线。本想给你写首诗，可惜我没有笔。绿子说这歌叫“什么也没有”。歌词不伦不类，曲调也怪里怪气。我一面听她唱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歌，一面放心不下：万一火烧到加油站，这座房子岂不跟着上西天了！绿子这时唱得累了，放下吉他，像晒太阳的懒猫似的歪靠在我肩上。“我创作的这首歌如何？”她问。“别开生面，富有独创性。很能体现你的性格。”我慎之又慎地回答。“谢谢你。”她说，“题目叫——什么也没有。”“似乎可以理解。”我点头道。“噢，在我妈妈死的时候……”绿子脸朝着我说。“噢。”“我半点都没伤心。”“啊？”“父亲不在以后也一点都没难过。”“当真？”“当真。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你不认为我冷酷无情？”“不过这里边有很多缘由吧。”“是啊，嗯，是有很多。”绿子说，“复杂着呢，我家。不过，我一直这样想：不管怎么说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要是死了或分开了，该悲伤才是。可就是不行，完全无动于衷。既不悲伤，又不寂寞，也不难受，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时候会做梦。梦到我妈，她从黑暗里瞪着我，挖苦说‘你这家伙，我死了你高兴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高兴，死的到底是母亲。只不过是说没那么悲伤。老实说，我一滴泪珠也没掉。小时候养的猫死了还哭了整整一晚上呢。”

怎么冒这么多的烟呢？我捉摸不透。既不见火。看情形火势又没加大。只管绵绵不断地冒着浓烟。到底是什么东西烧这么久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可也不能全怪我。我是有薄情之处，这我承认。不过要是他们——爸爸和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我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就会感到伤心点……”

“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

她歪起脖子看我的脸，随即深深点了下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拼着劲儿地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动不动就说我花钱手脚大，从来都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想：一定自己来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下定这个决心。”

“了不起！”我肃然起敬，“可有成果？”

“难呐！”绿子说。然后眼望着烟思考了一会，说：“也许等得过久了。我追求的是十二分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这才这么难。”

“完美无缺的爱？”

“不不。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追求。我所求的只是容许我任性，百分之百的任性。比方说，我现在对你说要吃酥饼，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喏，绿子，这就是酥饼。’可我却说：‘我又懒得吃这玩艺儿了！’说着‘呼’一声从窗口扔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这和爱似乎不大相干啊！”我不无愕然地说。

“相干！你不知道罢了，”绿子说，“对女孩儿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非常珍贵。”

“就是把酥饼扔出窗口？”

“是啊。我希望对方这样说：‘明白了，绿子。怪我不好，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酥饼才是。我简直像驴粪蛋儿一样愚蠢透顶、麻木不仁。为了表示歉意，让我再去一次给你买点别的什么。什么好？巧克力饼，还是奶酪饼？’”

“然后怎么样呢？”

“那我就好好地爱他，来报答他。”

“我是觉得相当不近情理。”

“可对于我，那就是爱呀！倒是没有人能理解……”说着，绿子在我肩头微微摇了摇头，“对某种人来说，爱是从根本不值一提的，或者说非常无聊的小事萌芽的。要不然就萌芽不了。”

“有你这样想法的女孩儿我还是第一个见到。”我说。

“其实这样的人相当不少。”她一边摆弄指甲的底端一边说，“起码我是认认真真这样想的，也只能这样想，不过把它照实说出口罢了。我从不认为我的想法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也不去追求那种两样。坦率地说，我觉得她们统统是在自欺欺人或逢场作戏。因此有时候对什么都讨厌得要死。”

“想在火灾里死掉？”

“瞧你，那倒不是。单单是好奇心而已。”

“指在火灾里送死？”

“其实也不是，而是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绿子说，“但死本身却丝毫也不可怕，确确实实。不过被裹在烟里呛昏，直接昏死罢了。85转眼之间的事，同我见过的我妈和其他亲戚的死法相比，一点不怕人。咳，我家亲戚都是大病一场折腾得死去活来才死的。我总觉得怕是血统关系。要费很长时间才能咽那口气，挨到最后连是死是活都闹不清了，意识到的只是痛苦。”绿子把万宝路叼在嘴上，“我所害怕的，是这种方式的死。就是说，死的阴影一步一步地侵入生命领地，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样子。连周围人都觉得我与其说是生者，倒不如说更是死者。我讨厌的就是这个，这是

我绝对忍受不了的。”

过了30分钟，火终于熄了。烧的面积似乎不很大，也没有人受伤。消防车也只留一辆，其余都掉头跑了。人群吵吵嚷嚷地撤离了商店街。剩下维持交通秩序的警车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来回旋转着警灯。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乌鸦，蹲在电线杆顶头俯视地面上的光景。

火灾过去后，绿子显得有些疲惫不堪。身体有气无力，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的天空，几乎不再开口。

“累了？”我问。

“不是累，”绿子说，“只是好久都没这么放松身体了，呼地一下子。”

我看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一下，旋即软绵绵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投影在脸颊上，看上去微策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然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观看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煦、亲密起来，而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接吻那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儿？”

“有的。”

“那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随即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的瞬间魔力已经杳然遁去了。

5点时，我说要去打工，离开绿子家。我邀她出去简单吃点东西，她没答应，说怕有电话打来。

“整整一大大都憋在家里等电话，真是烦透了。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身体就像一点点腐烂似的。渐渐腐烂、融化，最后变成一洼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再被吸进地底下去，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就是这种感觉，在干等一天的时间里。”

“要是还有这类等电话的事，我来奉陪，不过可要搭一顿午饭。”我说。

“好的。连饭后的火灾也准备好。”绿子说。

第二天上“戏剧史”，课堂上没见到绿子。上完课，我走进学生食堂，要了一份既凉又味道不好的便餐。吃完便坐在阳光下打量周围动静。就在我身旁，两个女生站着聊个没完没了。一个像抱婴儿似的怀抱网球拍，生怕掉在地上；一个拿着几本书和雷那德·巴斯蒂的唱片集。两人都长得如花似玉，谈得津津有味。俱乐部活动

我的手拨开，自己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没打褶的万元钞票递了出去。

“算啦，你那钱是汗水钱，再说又是我拉你来的。”绿子说，“当然喽，如果你是铁杆法西斯，不乐意被女人请酒，倒另当别论。”

“哪里，我没不乐意啊。”

“况且又没让你进去。”

绿子有点醉，踩空了一级楼梯，两人险些滚到楼下去。走出店门，原先隐约遮蔽天空的云层尽皆散去，薄暮的阳光温和地倾泻在街头。我和绿子在街上东摇西晃逛了一会。绿子说想爬树，不巧新宿没有可爬的树，御苑已经关门。

“遗憾呐，我顶喜欢爬树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一路逛着商店。同刚才相比，街头光景似乎没那么不自然了。

“见到你，我觉得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我说。

绿子立定脚步，细细看着我的眼睛，说：“真的，眼睛的焦点是好像比刚才稳定了。喏，和我交往收获不小吧？”

“的确。”我说。

5点半，绿子说得赶回家做饭，我要坐车回宿舍。于是我把她送到新宿站，在那里道别。

“喂，猜我现在想做什么？”临分手时绿子问道。

“猜不出来，你想的事。”我说。

“想我俩被海盗抓住，被他们浑身扒光，五花大绑地脸对脸捆在一起。”

“何苦搞这名堂？”

“变态海盗呀，那是。”

“我看你倒像变态得可以。”

“一小时后把你们扔进大海。扔之前让你们单独呆在船舱里好好受用，海盗说。”

“往下呢？”

“咱俩尽情受用一小时呀，在地上滚来滚去，浑身扭动。”

“这就是你现在最想做的？”

“嗯。”

“得，得。”我摇摇头。

星期日早上9点半，绿子来接我。我刚睁开眼睛，脸还没洗，只听有人“咚咚”敲门吼道：“喂渡边，有女人找你！”我跑下大厅，只见绿子穿一条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牛仔裙，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还正在打哈欠。去吃早饭的一帮人路过时，全都左一眼右一眼打量她那苗条而光洁的双腿。她的腿也确实十分诱人。

“太早了吧，我？”绿子说，“渡边君，看样子刚刚起床？”

“就去洗脸刮胡子，能等15分钟？”我说。

“等倒可以，问题是他们总是贼溜溜地往我腿上盯。”

“那还用说！在男宿舍里穿那么短的裙子，人家肯定看的嘛。”

“不过没关系，今天的内裤可爱得不得了。粉红色的，还镶有漂亮的花边，一飘一飘的。”

“那就更招惹是非。”我叹口气。随即返回房间，迅速洗把脸，刮去胡子，找出一件灰色粗花呢上衣，套在蓝衬衣外面。下得楼，领绿子走出宿舍大门。我冷汗都出来了。

“噢，这里的人莫非全都自己作乐不成？一下一下的？”绿子扬头看着宿

舍楼说。

“差不多吧。”

“男人们一边想着女孩儿一边搞那个？”

“基本上。”我说，“总不至于有一边想什么股票行情、什么活用动词、什么苏伊士运河，一边手淫的男人吧。一般来说，恐怕还是边想女孩儿边搞的。”

“在初次见面的人跟前，我一般都有些不知所措。但和他单独相处，却觉得不自在，而感到相当愉快，说了好多话。”

“说什么来着？”

“欧里庇得斯。”

绿子笑得极其开心：“你这人也真逗儿，居然向一个初次见面的垂死挣扎的病人突然大谈什么欧里庇得斯，少见少见。”

“对着父亲遗像张开大腿的女儿也怕不多。”我说。

绿子哧哧笑罢，摇了一下灵前小玲：

“爸爸，晚安。我俩这就寻欢作乐，您放心睡就是。不再痛苦了吧？已经死了，应该不会痛苦。要是现在还痛苦的话，那就找上帝算帐去，就说这也太和人过不去了。在天国里见到我妈，两人好好云雨去吧。晚安！”

我们轮流洗过澡，换上睡衣。我借他父亲没穿几次而差不多崭新的睡衣穿上，有点小，但总比没有强。绿子在摆着灵位的房间里摊开客用卧具。

“在灵位前不害怕？”绿子问。

“怕什么，又不干什么坏事。”我笑道。

“可以在旁边抱我，一直到我睡着？”

“可以。”

于是我倒在绿子那张小床边上，久久抱着她，好几次都险些跌下床去。绿子把鼻子贴着我的胸口，手搭在我腰部。我右手搂着她的背，左手抓住床沿，以免身体跌落。这种环境，实在难以激起亢奋。鼻子底下就是绿子的发，那剪得短短的秀发不时弄得我鼻端痒痒的。

“喂，喂喂，说点什么呀！”绿子把脸埋在我胸前说。

“说什么？”

“什么都行，只要我听着心里舒坦。”

“可爱极了！”

“绿子，”她说，“要加上名字。”

“可爱极了，绿子。”我补充道。

“极了是怎么个程度？”

“山崩海枯那样可爱。”

绿子扬脸看看我：“你用词倒还不同凡响。”

“给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暖融融的。”我笑道。

“来句更棒的。”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

绿子紧紧贴住我的胸口，“好上天了！”绿子说，“既然这么喜欢我，我说什么你都肯听？不生气？”

“当然。”

“那么，你能永远不嫌弃我？”

“那还用说。”说着，我抚摸她像小男孩那般又短又软的头发。“不要紧，放心，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可我就是怕。”绿子说。我温柔地搂住她的肩。不一会儿，她肩头开始规则地上下抖动，响起睡熟的声音。于是我溜下床，去厨房取了瓶啤酒喝。由于全无睡意，想看本什么书。但四处查看一下，根本见不到书本样的东西。本想去绿子房间从书架找一册来，又怕扑扑腾腾地把她吵醒，只得作罢。

我便呆呆地喝啤酒。喝着喝着，我猛然想起：对了，这里是书店！我下楼，拉开灯，在文库丛书架上找来找去。我想读的东西很少，大部分都已读过。但由于反正必须读点什么，便挑了一本书脊已经变色、似乎长期滞销的赫尔曼·黑塞的《车轮下》，把书钱放在电子收款机旁边。小林书店的库存至少可以因此减少一点。

我边喝啤酒，边对着厨房餐桌看《车轮下》。最初看这本书，还是刚上初中那年。就是说，时过8年，我又在一个少女家的厨房里，半夜穿着她亡父穿过的尺寸不够大的睡衣读同一本书。我总觉得有些鬼使神差，若非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一辈子都不至于重读什么《车轮下》。

可话又说回来，《车轮下》尽管有的地方未免过时，但仍不失为一本不错的小说。在这万籁俱寂的夜半厨房里，我自得其乐地一行行细读下去。搁物架上有一瓶落满灰尘的白兰地，我拿来往咖啡杯里斟了一点。白兰地喝得我身上一阵暖和，但睡意却硬是不肯光顾。

时近3点，我去看了看绿子。她大概确实很累，正酣然大睡。窗外商店街上的路灯光，宛似一派月华，给房间镀上一层若明若暗的银辉。她以背光姿势睡着，身体仿佛冻僵一般一动不动。凑耳近前，只听见喘息声。我发觉那睡姿竟和她父亲一模一样。

床旁依然放着旅行包，白外套搭在椅背上。桌面拾掇得整整齐齐，桌前墙上挂着木偶画月历。我拨开一点窗帘，俯视阒无人息的街道。所有的店门都落着卷闸，惟独酒店前排列的自动售货机瑟缩着身子静等黎明的来临。长途卡车胶轮的呻吟声时而滞重地摇颤一下周围的空气。我折回厨房，又喝了杯白兰地，继续读《车轮下》。

书读完时，天已开始放亮。我烧水冲了杯速溶咖啡，拿起圆珠笔在桌面便笺上写了几句：喝了些白兰地。《车轮下》我买了。天已放亮，我这就回去。再见。我踌躇一下，又补上一句：“熟睡中的你非常可爱。”之后，我洗净咖啡杯，熄掉厨房灯，下楼悄悄抬起卷闸，走出门外。我担心被附近的人发现招致怀疑，好在清早6点之前的街上尚无任何一人通过。只有乌鸦照例蹲在房顶睥睨四周。我抬头望了一眼绿子房间那垂有粉色布帘的窗口，旋即往都营电车站走去，乘到终点下来，步行赶回宿舍。一家供应早餐的定食店已经开了，我进去用了份热腾腾的米饭、酱汤和咸菜加煎蛋。之后绕到宿舍后院，轻声敲了敲一楼永泽房间的窗户。永泽马上开窗，我爬进他的房间。

“喝杯咖啡？”他问道。我说不要，谢过他后，回到自己房间。刷过牙，脱去裤子，钻进被窝狠狠闭上眼睛。稍顷，那铅门一样沉重的无梦睡意便迎面压来。

我每周都给直子写信，直子也来了几封信，信都不很长。进入 11 月后，直子信上说早晚渐渐冷了起来。

秋意的加深是与你返回东京同时开始的，因此我许久都捉摸不透自己心里仿佛出现一个大洞的感觉是由于你不在造成的，还是时令的更迭所致。我同玲子时常谈起你，她再三让我向你问好。玲子依然待我十分亲热。假如没有她，我恐怕很难忍受这里的生活。孤寂起来我就哭。玲子说能哭是好事。不过，孤寂这滋味着实不好受。每当

大喜欢的。每次遇到麻烦我就总这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过了。人生就是饼干罐。”

“倒也是一种哲理。”

“不过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从切身体会里学得的。”绿子说。正喝咖啡时，闯进两个绿子同学模样的少女，和绿子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随即东拉西扯起来，什么去年德语成绩如何，什么在学潮冲突中你受伤了，什么这双鞋不错在哪里买的。在似听非听的时间里，我竟觉得那些话仿佛是从地球背面传来的。我边喝咖啡边观望窗外景致。校园春景一如往年：天空迷蒙，樱花开放，一眼即可看出是新生的男男女女抱着新书在路上走动。如此观望之间，神思又有点恍惚起来。我想起今年仍不能返回大学的直子。转眼看见窗台放着一个小玻璃杯，插有一枝白莲花。

两人道声“回头见”返回自己座位后，我和绿子走出店，在街上相伴散步。我们转了家旧书店，买了几本书，又进饮食店喝了杯咖啡，然后去娱乐中心玩了一会弹球游戏，接着坐在公园长凳上说话。差不多都是绿子一人唱独角戏，我哼哈作答。绿子说口渴，我去附近糕点铺买来两支可乐。那时间里她用圆珠笔在稿纸上“刷刷”写着什么。我问写什么，她答说没写什么。

3点半时，她说得赶紧回去，讲好和姐姐在银座会面。我们步行到地铁站，在那里分手。分手时她把稿纸一叠四折塞进我外套口袋，叫我到家后再看。而我是在电车中看的。

恕我免去客套。

这封信是在你去买可乐的时候写的。给凳子邻座的人写信，在我还是初次。但不这样做，似乎很难把我想说的传达给你。因为无论是我说什么你几乎都听不进去，是274正一吧？

嗯，你可知道？今天你做了一件十分使我伤心的事：你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发型的变化吧？我辛辛苦苦地一点点把头发留长，好不容易在上周末把发型变得像个女孩儿模样，可你连这点都未察觉吧？我自以为十分可爱，加之久未见面，本想吓你一跳，然而你根本无动于衷，这岂不太跟人过不去？反正你现在恐怕连我穿什么衣服都记不起来了。我也是个女孩儿！你就是再有心事要想，也该多少正眼看我一下才是。只消说上一句“好可爱的发型”，往下无论你做什么，哪怕再心事重重，我都会原谅你。

所以，我现在向你撒谎，什么要同姐姐在银座会面，全是谎话。本来我打算今天住在你那里，睡衣都带在身上。是的，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哈哈，傻瓜似的。但你偏偏不肯邀我去你住处。不过也好，既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似乎乐得一人孤独，那么就让你孤独去，去绞尽脑汁想各种事情，想个彻底！

不过这也并非说我对你有多么恼火。我仅仅是感到寂寞。因为你对我没少热情关照，而我却一次也没为你效力。你总是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却一个劲儿“咚咚”敲门，一个劲儿叫你。于是你悄悄抬一下眼皮，又即刻恢复原状。

现在你手拿可乐回来了，一副边走边沉思的样子，我恨不得你跌一跤才解气，可你并未摔跤。你正坐在旁边，“咕嘟咕嘟”喝可乐。买可乐回来时，我还期待你注意到我的发型，说上一句“嗬发型变了嘛”，结果还是落空了。假如你注意到，我会把这封信撕得粉碎，说：“喂，去你那里好了，给你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饭，然后和和气气地一起睡觉。”但你俨然一块铁板似的麻木不仁。再见。

附记：

下次在教室见面不要打招呼。

我从吉祥寺站往绿子公寓打了次电话，没人接。由于没有特别要做的事，我便在吉祥寺的街头走来转去，想物色一份能够边上学边做的临时工。我是周六周日两天空闲，周一周二周四可以从5点开始。但同这张时间表完全吻合的工作找起来谈何容易。我泄了气，走回住所。买晚间吃的东西时顺便又给绿子打了次电话，是她姐姐接的，说绿子尚未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清楚。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晚饭后，想给绿子写信，但反复写了几次都没写好，最后给直子写了一封。

我写道：“春回大地，新的学年开始了。不得相见，实在怅惘莫名。我很想见你，同你说话，无论通过什么形式都可以。但不管怎样，我都决心自强不息，此外别无他路可走。

“此外，这是我自身的问题，也许对你无关紧要——我没有同任何人睡觉。因我不愿忘记你接触我时留下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比你想的还要重要。我经常追忆当时的情形。”

我把信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坐在桌前盯着看了半天。这封信虽说比以往简短得多，但我自忖这样反倒能更好地传情达意。我往杯里倒了3厘米高的威士忌，喝了两口，栽倒睡觉。

第二天，我在吉祥寺站附近找了份只周六周日去两次的临时工。是在一家不大的意大利风味饭店当男侍，条件虽一般，但供一次午餐，还给报销交通费。周一周三周四休晚班时——他们经常休息——我来代替上班也可以，作为我可谓求之不得。店主还说，做满三个月后，给提一次工资，并希望这个周六就开始。同新宿唱片店那个不三不四的店长相比，这位男子看起来相当老实厚道。

我给绿子公寓打去电话，她姐姐出来接，告诉我绿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家，想知道她去了哪里，并用疲倦的声音问我知不知道线索。我知道的只是她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

星期三上课时，我见到了绿子。她穿一件类似艾蒿色的毛衣，戴一副夏季常戴的深色太阳镜。坐在最后一排，同以前见过一次面的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说话。我走过去，对绿子说课后有话说。戴眼镜的女孩儿先看看我，随即绿子也看看我。绿子的头发较之以前，那样式的确相当带有女性的风韵，显得成熟不少。

“我，有约会的。”绿子略微歪起脖颈说。

“不占你多少时间，5分钟就行。”

绿子摘下太阳镜，眯细眼睛，那眼神活像在眺望对面100米开外一座行将倒塌的报废房屋：“我不想说，对不起。”

眼镜女孩儿看着我，仿佛在说：人家说不想同你说话，对不起。

我在最前排的右端坐下，开始听课（讲的是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的总论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课讲完时，我慢慢数罢一二三向后看去——绿子已不见影了。

对于只身独处的人来说，4月实在是不胜凄寂的时节。4月里，周围的人无不显得满面春风。人们脱去外套，在明媚的阳光下或相互聊天，或练习棒球，或卿卿我我。而我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直子也好绿子也好永泽也好，所有的人

都远远离我而去。现在的我，

“由于不能同你说话，我送走了十分凄楚而寂寞的4月和5月。”我在给绿子的信中写道。“如此凄楚寂寞的春天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早知这样，让2月连续重复三次有多好。现在对你说这话我想为时已晚——那新发型的确对你非常合适，非常可爱。眼下我在一家意大利饭店打工。从厨师那里学会了做极细的面条，十分好吃，很想几天内请你品尝一次。”

我每天去学校，每周在意大利饭店做两三次工，同伊东谈论书和音乐，从他手里借来几本巴雷斯看，写信，同“海鸥”玩，做细面条，侍弄庭园，边想直子边取乐，一场接一场看电影。

绿子向我搭话是6月快过完一半的时候。两人足有两个月没开口了。上完课，绿子来我邻座坐下，手拄下巴，半天没有吭声。窗外雨下个不停。这是梅雨时节特有的雨，没有一丝风，雨帘垂直落下，一切都被淋得湿漉漉的。其他同学全部离开教室后，绿子也还是以那副姿势默然不动。一会儿，从棉布上衣袋里掏出万宝路衔在嘴上，把火柴递给我。我擦燃一根给她点上。绿子圆圆地噘起嘴唇，把烟缓缓地喷在我脸上。

“喜欢我的发型？”

“好得不得了。”

“如何好法？”

“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

“真那样想？”

“真那样想。”

她注视着我的脸，良久，把右手伸出。我握住它。看上去她比我还要如释重负。绿子把烟灰抖落在地板上，倏地起身立起。

“吃饭去吧，肚子贴在一起了。”绿子说。

“去哪儿？”

“日本桥高岛屋商店的食堂。”

“于吗故意去那种地方？”

“隔些日子我就想去一次那里。”

于是我们乘地铁来到日本桥。也许从早上就开始下雨的关系，商店里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影。整个店内充溢着雨气味，店员也因无所事事显出无聊的神情。我们走到设在地下室的食堂。细细看了一遍陈列的样品，两人都决定吃盒饭。虽是午饭时间，但食堂里人并不挤。

“在商店的食堂吃饭，这可是相隔好久的事了。”我一边说一边端起几乎惟独商店食堂才能见到的光溜溜的白茶杯，喝了一口。

“我喜欢这样。”绿子说，“觉得好像做了一件特殊事情。这大概同小时的记忆有关，小时很少很少由大人领着逛商店。”

“我倒好像常逛，我妈喜欢逛商店的。”

“真好。”

“也谈不上好不好，我本来不乐意去什么商店。”

“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好是指在大人关怀下长大。”

“噢，独生子嘛！”我说。

“小时候我就想好了，长大后一定一个人来商店食堂饱饱吃上一顿。”绿子说，“不过也够无聊的，独自在这种地方毛毛草草吃顿饭，哪里能有什么意思。既不是特别好吃的东西，又乱哄哄地让人心烦意乱，空气又糟，光是地方宽敞。但我还是时常想来这里。”

“这两个月好难熬啊！”我说。

“从你信上知道了。”绿子面无表情地应道，“反正先吃饭吧，除此以外我现在考虑不了别的。”

我们把半圆形饭盒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喝了汤，饮了茶。绿子吸了支烟。吸罢，一言不发地迅速立起，拿伞在手。我也随之欠身，拿起伞。

“这回去哪里？”我问。

“来商店吃完饭，往下当然是去天台喽！”绿子说。

雨中的天台一个人也没有。爱畜用品柜台看不见售货员。小卖店和乘用物售票处也都落着卷闸门。我们撑着伞，在湿漉漉的木马、花木架、摊床之间散步。东京的闹市区中心居然有此等荒凉的场所，我有些意外。绿子说要看望远镜，我投进一枚硬币，她看的时候为她撑伞。

天台角有一小块带凉棚的娱乐场，摆着几台儿童游戏机。我和绿子在里边一条歇脚凳样的矮台上坐下，观望雨景。

“说点什么呀！”绿子说，“总该有话说吧，你？”

“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不过上次我确实心绪很糟，头脑木木的，对好多事都心不在焉。”我说，“但见不到你后我才深深意识到——只因有你，我才得以好歹坚持到现在。而失去你之后，我着实孤独得好苦。”

“可你不知道吧，渡边君？由于不得见你，这两个月我是多么寂寞，度日如年。”

“不知道，没想到。”我惊讶地说，“我以为你生我的气，所以才不想见我。”

“你这人脑袋怎么这么简单？我肯定想见你的嘛！我不是说过喜欢你的吗？我并不会随随便便喜欢上一个人，或轻而易举抛弃一个人。这点你还看得出来？”

“那当然是那样……”

“不错，我是生你气来着，恨不得狠狠踢你一百八十脚。还不是，好久才见一次面，你却呆愣愣地只顾想别的女人，看都不愿看我一眼，我就是生这个气。不过另一方面我一直在想，恐怕还是同你分开一段时间为好，即使为了把事情弄清楚。”

“事情？”

“就是同你的关系。具体说来，我已经渐渐觉得同你在一起更有意思，较之同他相处。你不认为这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都有欠稳妥？当然我是喜欢他。虽然他多少有点固执、偏激，有点法西斯，但优点也多的是。而且一开始我也是经认真考虑才喜欢他的。但是，对我来说，你这人总像有些与众不同。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再称心如意不过。我信赖你，喜爱你，不愿放弃你。一句话，自己对自己都逐渐没了主意。这样，我就去他那里开诚布公地商量，看如何是好。他叫我别再找你，说如果再找你就得同他一刀两断。”

“那怎么办了？”

“和他断交了，利利索索的。”说着，绿子把一支“万宝路”衔在嘴上，用手拢着划火柴点燃，猛猛吸了一口。

“为什么？”

“为什么？”绿子吼道，“你脑袋是不是不正常？又懂英语假定形，又能解数例，又会读马克思，这一点为什么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非得叫女孩子吐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超过喜欢他么？我本来也很想爱上一个更英

俊的男孩儿，但没办法，就是相中了你。”

我想说句什么，但喉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堵着，一时未能出口。

绿子把烟扔进水洼：“喂喂，别阴沉着脸，叫我看着难受。你放心，知道你另有心上人，我什么都不指望。不过抱一抱我总可以吧？这两个月我也真熬得够呛！”

我们在娱乐场后头撑伞抱在一起。身体紧紧贴住，嘴唇急切切地合拢。她的头发、她的牛仔布茄克的领口都发出一股雨气味。我不由想：少女的身体是何等柔软何等温暖！隔着一层茄克衫，我胸口明显感到了她的乳房，觉得自己确实好久都未曾接触如此充满生机的肉体。

“上次和你见面那天夜里，我就跟他讲了，就此各奔东西。”绿子说。

“我非常喜欢你。”我说，“打心眼里喜欢，不想再撒手。问题是现在毫无办法，进退两难。”

“因为那个人？”

我点点头。

“嗯，告诉我，和她睡过？”

“只一次，一年前。”

“那以后再没见面？”

“见了两次，但没干。”我说。

“那又为什么？她不是喜欢你么？”

“无可相告。”我说，“情况极为复杂，千头万绪，而且由于天长日久，实情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不论对我还是对她，我所知道的，只是一种责任，作为某种人的责任，并且我不能放弃这种责任。起码现在我是这样感觉的，纵使她并不爱我。”

“我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女孩儿，”绿子把脸颊擦在我脖颈上说，“而且现在就在你的怀抱里表白说喜欢你。只要你一声令下，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虽然我多少有蛮不讲理的地方，但心地善良正直，勤快能干，脸蛋也相当俊俏，乳房形状也够好看，饭菜做得又好，父亲的遗产也办了信托存款，还不以为这是大拍卖？你要是不买，我不久就到别处去。”

“需要时间。”我说，“需要思考、归纳、判断的时间。我也觉得对不起你，但现在只能说到这里。”

“但你是喜欢我，是不想再撒手吧？”

“那当然是的。”

绿子离开身子，动情地一笑，看着我的脸。“那好，我等你，因为我相信你。”她说，“只是，要我时就只要我，抱我时就得只想我。明白我说的意思？”

“明明白白。”

“还有，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但千万别做伤感情的事。在过去的生活里我已经被伤害得够厉害了，不想再受下去，我要活得快活些。”

我搂过绿子，吻着她。

“还不快把那破伞放下，拿两只胳膊紧紧抱住！”她说。

“放下伞不淋成落汤鸡了？”

“管它什么落汤鸡！求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只管死死抱住我。我都整整忍耐两个月了。”

我把伞放在脚下，顶着雨把绿子紧紧搂在怀中。惟有车轮碾过高速公路的沉闷回响仿佛缥缈的雾霭笼罩着我们。雨无声无息、执着地下个不停，我们的头

发已被彻底淋透，雨滴如同泪珠一般顺颊而下，她的牛仔布茄克和我的黄色尼龙风衣全被染成了深色。

“到能避雨的地方去吧？”我说。

“去我家！家里谁也不在。这样非伤风不可。”

“百分之百。”

“瞧，咱俩活像从河里游过来的。”绿子边笑边说，“痛快！”

我们在毛巾柜台买了条大号毛巾，轮流进洗手间擦干头发。之后乘地铁来到她在茗荷谷的公寓。绿子马上让我淋浴，然后她才进去。我穿上她借给我的浴衣，等待衣服干好。她自己换上马球衫和裙子。两人在厨房餐桌上喝咖啡。

“讲讲你的事。”绿子说。

“我的什么事？”

“呃……你讨厌什么？”

“讨厌鸡肉、性病和饶舌的理发匠。”

“此外？”

“4月孤独的夜晚和镶花边的电话机罩。”

“此外？”

我摇摇头：“再想不起特别的。”

“我的他——以前那个他——讨厌的东西多得很。例如我穿超短裙啦，吸烟啦，每喝必醉啦，口出脏话啦，讲他朋友不好啦……所以，如果在我身上有你讨厌的，尽管提出。能改的我改就是。”

“没有什么。”我想了一会，说，“什么也没有。”

“真的？”

“你穿的我都喜欢，你做的说的，你的走路姿势，你的醉态我统统喜欢。”

“这样下去真的可以？”

“也不知道让你怎么改好，索性就这样好了。”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

“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溶化成黄油。”

“嗯——”绿子略显满足，“能再抱我一次？”

我和绿子在她房间的床上相抱而卧。我们边听滴雨声边在被窝里亲嘴。接着从世界的构成一直谈到煮鸡蛋的软硬度，简直无所不谈。

“下雨天蚂蚁到底干什么呢？”绿子问。

“不知道，”我说，“估计是打扫洞穴或整理贮藏物什么的吧。蚂蚁很勤快。”

“那么勤快为什么还不进化，为什么从古至今一直是蚂蚁？”

“说不清。大概身体结构不适合进化——同猿猴相比。”

“想不到你也有这么多一问三不知。”绿子说，“我还以为渡边其人大凡世事无所不通咧！”

“世界大无边。”

“山高海又深。”说罢，绿子把手从我的浴衣下摆伸进去，屏息道，“喂，渡边，可别见怪，老实说真的不成。这么大！”

“开玩笑吧？”我叹息一声。

“是玩笑。”绿子哧哧笑着，“不要紧，放心好了。”

绿子缩进被里，摆弄了好半天。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她同直子手的动作相当不同。两者都充满温存，妙不可言，然而总有的地方相异，使我觉得是在经受

迥然有别的另一种体验。

“喂，渡边君，又在想别的女人吧？”

“没想。”我撒谎道。

“真的？”

“真的。”

“这种时候可不许你想别的女人。”

“想不成的。”我说。

傍晚时分，绿子去附近买东西，做了晚饭。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喝啤酒吃炸虾，最后是吃青豆饭。

“吃得饱饱的，造得多多的。”绿子说，“我替你好好排放出去。”

“多谢。”

“我嘛，知道好多好多方法。开书店时从妇女杂志上学来的。跟你说，妇女怀孕时干不成那事，为了使丈夫那期间里不在外头胡搞，就搜集各种各样的处理办法。也确实有很多方式。感兴趣？”

“感兴趣。”我说。

离开绿子后，我乘上电车回家。车中我打开从车站买的一份晚报。但我还沉浸在思虑中，一行也读不下去，读了也不知所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纸莫名其妙的版面，继续思索以后自己将何去何从，我周围的环境将出现何种变化。我不时感到世界的脉搏在我身旁突突悸动不已。我喟然长叹，旋即合上双目。对于今天一整天的所作所为，我丝毫不觉后悔；倘若能再过一次今天，我深信也必然故伎重演——仍在雨中天台拥抱绿子，仍被浇成落汤鸡，仍在

我劝玲子最好乘飞机，又快又舒服。但她坚持坐火车走。

“我喜欢青函渡轮，不愿意在天上飞。”她说。于是我把她送到上野车站。她手提吉他，我拎着旅行包，两人并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她和来京时一样，仍身穿粗花呢茄克和白西裤。

“你真认为旭川没那么糟？”玲子问。

“镇子不错。”我说，“过不久我去看你。”

“当真？”

我点点头：“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给直子一把火烧光了，可惜那么好的信。”

“信终归不过是信。”我说，“即使烧了，该留在心里的自然留下；就算保存在那里，留不下来的照样留不下。”

“说老实话，我怕得很，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旭川。所以务必写信给我，一读到你的信，就会经常觉得你在身边。”

“如果我的信对你有帮助，多少我都写。不过问题不大，就你来说去哪里都会干得顺利。”

“另外，我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闷闷地堵在胸口，莫非错觉不成？”

“记忆残片，那是。”我笑道。玲子也笑了。

“别忘记我。”她说。

“不会忘，永远。”

“也许再不会和你见面了。反正无论我去哪里都永远把你和直子记在心里。”

我看着玲子的眼睛。她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吻她。周围走过的人无不眼盯盯地看着我们。但我已不再顾忌。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如何活下去。

“祝你幸福。”分别时玲子对我说，“能忠告的，我都忠告给你了，再没有任何可说的了——除了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地活下去，把我这份和直子那份都补偿回来。”

我们握手告别。

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然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合起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

“你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处所连连呼唤绿子。

心灵的憩园

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吕氏春秋集释》卷四

书籍——这是这一代对另一代在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这是行将下岗的人对前来接替他的人的命令。人类的全部生活，会在书籍上有条不紊地留下印记……书籍，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世界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籍里结晶成型。

——俄罗斯作家赫尔岑

—

能让我经常感到振奋的事，莫过于一本好书在握。而让我常常懊悔的事，就是春去秋来没能读几本好书。每当我发言时，准备串场词时，或写文章运用引文时，却把原著中我以为背熟的名言、警句和大段的妙论忘却了许多，说是忘了吧，又记得一点儿，记得的这一点又不足以引用，有时记过笔记，但一时又找不出来，不引用觉得缺憾，引用又不能备述，其时，我每每感到沮丧，这大约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于是往往以五柳先生的话去解嘲：“好读书不求甚解。”但一想又不对，求甚解也未必记牢。

譬如，我上了六年小学，很久以前就把小学语文课文忘了个一干二净，可是却记住了老师教我的字，学会了造句、填空、作文。不过及至成年才背几句“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要是小时候我就念过这些个，就无需长大以后费那么多工夫了。人生记忆的最佳时期，小学六年，趁那心无旁骛时，在认字时背些个诗词古文，省得长大了再填鸭似的补课，我和几位同龄人一道回忆原来的课文，似乎一年级第一课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人口手尺布”。怪不得至今全忘了，不忘了它，记一脑子这个，天津人讲话：“有嘛用。”

课文虽如烟云飘散，但组成不值得我终生背诵的课文内容的那些字我却记住了。用老师教我认识的字，倒是读了不少的课外书。虽然，当年我读的课外书，并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没有检查，也不考试打分，我却至今还差不多能记住书名，记住内容情节，记住故事梗概，记得书中主人公的姓名和他们悲欢离合、失败成功的命运。这些课外书一部分是在小人书铺花钱租来的，一大部分是在新华书店里看的。1999年是新华书店诞生50周年，由于我与新华书店的渊源不浅，也应新华书店的同志所约，写了一篇文章登在1999年5月4日的《北京晚报》上，题目是《我的精神家园》。原文如下：

我小时候爱玩儿，也爱看书，上小学时，放学回家路过书铺，用从早点中省下的一分钱，租一本小人书，在书铺的凳子上坐一坐，有滋有味地看起来，一边看画儿，一边蒙蒙地认着字儿。

上中学后，我发现有一个地方，一分钱也不用花，还能由着性子挑书看，而且离我家和我们学校又不远，这就是王府井新华书店。书全是新的，放在架子上，谁都可以随便挑，随便看。我就挑我能看懂的书，如《洋葱头历险记》、《绿野仙踪》、《高加索的故事》、《宝石花》等。然后靠墙边儿找个空处，往地上一坐，痛痛快快地看起来。那时，

一本书也就能猜着认个六七成的字儿，加上想象，神游仙境，将就着把故事看个大概齐。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认字儿多了，就开始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日日夜夜》、《牛虻》、《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一天看不完，第二天再来，有时看得忘了时间，人家关门了，“请”我走，我这才觉着肚子饿了，天也黑了，路灯也亮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一路上还想着书中的故事。有时班上的语文课留点时间，让同学们互相讲故事，我就把看过的书中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同学们听入了迷，我就讲得越发起劲儿，这给我后来的播音、主持节目也打了个基础。

再以后，上了高中，学校有图书馆能借书，附近还有个更大的首都图书馆，既可以借书，也可以在图书馆阅览。我参加电视台最后一次面试的那一天，就是被同学从首都图书馆阅览室叫走的。尽管不再去新华书店蹭书看了，但还是常去新华书店，有了一点零钱，就买一本我喜欢的书。

当年，我坐在书店冰冷的地面上，手捧图书，浮想联翩，但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自己也写一本书，也放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让别人翻阅……1995年底，我终于写出了一本书，真的放到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我感慨万千，原来也只不过想，自己快退休了，写本书对多年的工作做个总结，与同事们、朋友们互相探讨一下工作心得及交流一些人生经验，没承想，各地新华书店一卖就卖了一百万册，这真是始料未及的事。

新华书店是我少儿时的一个精神家园，一个梦幻乐园，新华书店至今仍为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和文化营养，新华书店还帮我圆了一个梦，使我的书也传到了千百个读者手中，并且这几年几乎每天都得到各地朋友热情的鼓励与批评。

最后，我想用句老点的话表达我的心意：向工作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同志们致敬！

二

提起小人书铺，我的许多同龄人一定都非常熟悉。我小时候，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水磨胡同，这一片北京老平房如今已被高大的建筑所代替。我家在拆迁前搬走，所以不晓得当街坊四邻离开这片他们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时，彼此互道珍重的情形。自打盖起这片大楼以来，我从没进出过这一带，然而每当我乘车过往这里时，都会产生一种很复杂的心情，“物是人非”故然令人惆怅，而“人在物非”也依然令我怅惘。

楼高了，灯亮了，街宽了，但原来的风味完全变了。北京站正门直对的马路，原来是一个窄胡同，叫闹市口，顾名思义，这一带热闹极了，狭窄的路两旁小商店一家挨一家，小饭馆、小摊小贩占满了所有能容他们叫卖的地方，这闹市口是南北走向，我家所住的水磨胡同是进闹市口左手第一条胡同，东西走向，这条胡同的最东头，走出口去就到了原来的城墙根儿了。北京古观象台就坐落在这里。我们这条胡同在我小时候也算小有名气，因为靠东头住着吴作人，大画家，美院院长；靠西口住着李甫仁，有名的中医。中间就是我住那儿，不过那时的我才上小学，没人料到，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日后我也出了名，后来知道我名字的可能比知道他们二位的多，但论起真才实学，西边的这位是医术高明、声名远播、能给高干开方子的中医权威，东边那位是我出了这胡同以后才认识的吴先生，如今已然谢世，他是中国画大师。我会什么？

水磨胡同西口正对着的是洋溢胡同，出洋溢胡同西口就到了东单，水磨胡同南面平行的胡同叫裱褙胡同。东裱褙、西裱褙，这是一条铺了柏油的街，徐悲鸿故居与我家几乎背靠背，我小时候独自去那里看那些如今陈列在徐悲鸿纪念馆中堪称国宝级的作品，《愚公移山》、《奔马》等等，当时就觉得那些作品气势逼

人。

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们拍洋画、看小人书、斗蛐蛐儿、放鸽子、弹玻璃球、捉迷藏……大部分美好的光阴就是在这一带度过的。

四合院的风情，胡同情结就在我心中纠结着。“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我就从胡同里走出来的。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北京的小孩子，很多是从北京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拆了，如今都拆了。闹市口是早没了，自打火车站一建就拆掉了。后来，我曾住过的这一片平房也都拆了，建成了十分气派的高楼，培养和积攒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都市风情，而我的童年和儿时的梦境，我的根，我所有过的烂漫年华的烂漫情怀，在哪里呢？如今，当我过往这里时，看着昔日的住宅区里矗起的大楼，感到高兴也感到莫名的失落，因为我童年、少年的时光似乎就压在这一点大楼下了。闹市口还鲜活地在我眼前浮现，那热闹的市声，那出入商店的人们，那小饭馆里飘出的菜香和伙计的吆喝声，灶上师傅用炒勺敲击发出的叮当声还在我耳畔回响，在那地摊上用新鲜的荷叶托着的一对对青色的大对虾，说出来你也许不信，人民币一角五分钱一对儿。炸油饼的，烙烧饼的，摊鸡蛋的，卖冰糖葫芦、瓜子化生的，这是每个孩子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零食的地方。还有卖蛐蛐儿的，卖蜻蜓的，卖风筝的，卖空竹的，还有一家小人书铺，也许是两家。

到了中午，到了下午，到了放学时光，孩子们三三两两经过这里，背着书包的是小学生，胳膊夹着书包的是中学生，中学生谈着“高级”的话题，大步流星昂首阔步地走过去，有一回我看到几位比我高出一个头的中学生，指着一个小铺子的牌匾笑，“哈，写错啦，哈。”我觉得他们真有学问，我这个小学生没学问，就往卖蛐蛐儿的摊前一蹲，等到卖主有生意了，来了买主儿，我就开了眼，看看多好的蛐蛐儿，是多少价，我买不起，对我来讲买蛐蛐儿是太奢侈的事儿了。我看一会儿，就捏着口袋里买早点时省下来的一两分钱一头钻进了小人书铺，嘿，那种心情难以言述。满世界都是小人书，满屋子和我一样的男孩子都坐在小木凳子上静静地看小人书，我就是在这个不太明亮的书铺里度过了我童年时的一些时光。

三

小人书是我童年、少年的生活教科书，是我精神生活中的享受，但可惜毕竟不是天天都会有一两分的零花钱。记得我小学三年级时过“六一”儿童节，班上的同学和胡同里的孩子各有各的去处，有的学校还组织学生去公园游园和进行别的集体活动。我向妈妈要了五分钱，这简直是——拿今天的话来形容就是一笔巨款，一年难得有几次口袋里有这么一笔我可以随意支配的款项。当然，买大件（不是如今的大件）如木头刀、风筝，家长会给钱，但那必须专款专用，实报实销，买蛐蛐儿决不能弄个蛐蛐儿回来。

话说我小学三年级这次“六一”儿童节，我考证年代，那是1951年的夏天。我揣着五分钱，一早就欢蹦乱跳地跑出胡同，进了闹市口一家小人书铺，这一天，书铺里孩子倒不多，大约都到别的地方玩儿去了。我和掌柜的一商量，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您要对我们儿童多照顾，我给您五分钱，今天您得多饶上点儿。老爷子挺痛快，满脸堆欢：“好说，好说，学生，你拿七本儿看吧。”啊，这就叫节日，一次能挑七本小人书看，一年就这么一回。

我挑了七本书，坐在一处靠亮儿的地方，轻轻地、慢慢地翻开第一本书的第

一篇，我要好好地享受这快活时光了……待到我合上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页，不知是什么时候了。头发昏，眼发花，肚子也饿了，回到家饭早就凉了。已是下午一点多了。不过那年头家长不大管孩子的活动，我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节日，1951年的儿童节。

小人书是我儿时的梦境，我如今还记得当时看过的武侠小人书的不少书名：《七剑十三侠》、《蜀山剑侠传》、《七剑下天山》、《巴山剑客》、《蛮荒侠隐》、《青城十四侠》、《醉侠》、《呆侠》、《七侠五义》、《北侠草上飞》、《南侠燕子飞》、《大侠满天飞》……最初，我进小人书铺看到的大部分就是这些书。但我爱看，爱得入迷，我从小培养起爱看武侠小说的兴趣，这是启蒙阶段，书中那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济困扶危，快意恩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蹿房跃脊，轻功提纵，巧摆乱石桩，梅花桩，青竹桩，金刀换掌，八步赶蝉，金鸡独立，一鹤冲天，落地无声，踏雪无痕，英雄少年，美髯剑客，佩剑女侠，古怪道人，大和尚、胖和尚、花和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铜锤抓，镗棍棒槊，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加上外门兵刃，眼花缭乱，数不胜数。至于书中人物，鱼鳞紫金刀胜英，三支金镖甩头一子黄三泰，他儿子黄天霸和窦尔敦不和，白眉毛老西儿徐良，小侠艾虎，巴山剑客卢奇……

最早我看小人书真是蒙着认字儿，那时还不会查字典，有些字就瞎念，不料我班上一个同学也是瞎念字儿，而我们所见略同，都把一个“淫”字念成“摇”字。大凡小人书里好人坏人泾渭分明，侠客们仗义行侠，为民除害，而坏人们则无恶不作，欺压善良，有一类坏人就是白菊花这样的采花贼，白天到处溜达，看到谁家有貌美女子，晚上就蹿到人家房外，隔着窗子用吹管儿把闷香吹进去，把人家闷倒，就跳进屋去干坏事，这种江湖上下九流的贼人是侠客一定杀之后快的坏蛋。我和我那位小学同学，不约而同把个“淫贼”认定是念“摇贼”，尽管字儿念错了，意思还是明白的，我们在学校课间休息，追逐玩闹，我装剑客追他，他当然也装侠义有时追我，一边追一边跳上台阶，蹦进屋门，像是夜行人在一片房屋上施展夜行术，飘来荡去，嘴里不闲着地高呼：“大胆‘摇贼’，哪里跑，看刀！”小孩子口无遮拦，如果换个词儿“臭流氓你往哪儿跑”我们是说不出口的。满院子跑来跑去一口一个“摇贼”，这时前面跑的孩子一头撞上了一位老师，老师就问，你们喊什么贼呀！什么意思？大家都是同学不要贼呀贼的叫。于是我们彼此吐舌头，跑了。我相信那位老师至今也不明白，我们说的“摇贼”是什么意思，如果他老人家还记得当年那两个孩子的话。

往事如烟，少说四十多年了，如今的孩子不可能再看到那时的武侠小人书了，我真想找两本小人书，留个纪念，可是遍寻无着，不知哪里还会有那些小人书。看武侠小人书，同学之间也会有小小分歧，我喜欢梅华画的小人书，我的同学喜欢沈曼云的画法。我觉得梅华画的人物很写实，画的刀剑线条也很舒服，那造型让我觉着有股美感，人物无论老少美丑，都画得中规中矩，线条端庄沉稳。而沈先生的画法，线条有些夸张。这是我最早形成的对画儿的审美标准，至今我在提笔作画时，在小时候受的影响，仍有迹可寻。

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我当年看过梅华画的小人书后，以为那时梅华已是一位老先生，可没想到四十多年后，我找到他，他不过才七十二岁。

四

1999年5月1日，这个国际劳动节，我是在上海度过的，本台戏曲音乐部

的江则理早在两个多月前就到我家来邀我参加“上海国际越剧舞台艺术展播”开幕式的主持工作，他对我说：“活儿不累，我的意思是叫你去上海连工作带休息，总闷在家中也不是个事儿。”我1998年夏踝伤以来，快一年了基本上没离北京，只在这年岁末照惯例去了趟奥地利，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江则理叫我去上海，算是一年多第二次出远门。他为了增强我去上海的动力，告诉我，他要陪我一块儿去趟周庄，那是江南唯一保留明清建筑格局的水乡，常去南方出差的人要是没去过周庄，没吃过周庄烧的肘子，才叫遗憾。陈逸飞的那张油画《桥》，邮票上都印了，就是在周庄画的……

其实，他不动员我，我也是要去的，因为我正在写一篇散文《情人墙遐思》，还有许多细节，我需要去上海了解一下，我打算到夜色中的外滩再漫步一次，以往去过多次，但要落墨于纸了才觉得对外滩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朦朦胧胧的轮廓。我要再去看看，看看大上海，看看上海的几位朋友。

于是4月30日下午，我就飞到上海。外滩去了，周庄去了，几位朋友也聚了一下。我和袁鸣主持了开幕式，和袁雪芬老师、余秋雨先生以及上海台几位同志一块吃饭时，我又想起了有关小人书作者的事，排练时我问一位上海台文艺部的同志：“有位画家名叫颜梅华，听说住在上海，依阿宁（认）得？”对方忙说：“阿拉宁得咯（我认识）。”“太好了，依帮我问问看，哪能（怎么）找到伊（他）。”“没有问题，阿拉帮依联系。”

这确实是意外的收获，这次在上海电视台演播现场旁的一分钟交谈，是形成本篇文章的缘起。由于当时时间有限，没能见到颜先生，回到北京想再联系，别说颜先生家居何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连上海台的那位同仁也记不清了，好多重要的事务的细节由于我没培养起记录下来的习惯，日后的损失可谓不小哇。“多个朋友多条路”，把“朋友”忘了，这条路也就没了。好在我记忆虽差，朋友却还真不少，回到北京我又打听颜先生，正好5月中在炎黄艺术馆有个聚会，郑闻慧女士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参加，这次聚会上，炎黄艺术馆拿出几十幅黄胄先生未完成或从未与观众见过面的画卷，真让我大开眼界，获益匪浅。先生对创作既勤奋又认真，每一幅作品都有好几稿创作构思的图卷，勾线、设色的每一步历历在目。这次集会，黄胄先生的门生史国良在场，这位老兄如今身披袈裟，成了九十年代的出家人，但绘画仍是他本行，我问他：“国良（我从未呼过他法号），你知道颜梅华先生吗？”“知道呀，他在上海，我帮你找他电话。”

一个晚上，史国良给我打来电话，告诉了我颜先生上海家中的电话号码。我打了几次，没有人接。就在怀疑这个号码真实性的时候，有一次接通了，对方是操着上海口音的老先生。一定是颜先生。“颜先生，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哦，你好。”“颜先生，我本该早认识您，今天才跟您通上话，我最近在写本书，其中有对儿时的回忆，我小时候最爱看小人书，我那会儿看的武侠小人书，有位作者署名梅华，冒昧地问一句，是您吗？”“是我。”哇塞！！！四十多年了，儿时的鲜活记忆中的问号，一直打了四十多年的问号，今天有了答案。颜先生，您真伟大，您慰藉了我的童年，也让我的文化背景中多了一个篇章。

梅华先生说：“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画小人书时，才二十岁左右，那是为了生活，我那时也读了不少武侠小说，如还珠楼主写的书，很喜欢，所以就画了不少，唉，那是为了生活，有不少毒素。”我在电话里立刻接口：“颜先生，您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有点失落了，用今天的一种观点来看，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小人书对于我儿时来说就是童话，我虽然小，但我也从不会真的相信侠客们能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也没抛弃学业和小朋友外出到深山老林去拜师学艺，

总之，您的作品给我当时带来了快乐，也使我日后很喜爱武侠小说。”颜先生说：“我这个人自小家教很严，父辈都是做学问的，我读了不少书，我是画人物画的，不读书、不读史怎么去创作。”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也很喜欢你们的《动物世界》，我也要画一些动物。人物画，特别是古典人物，要有马来相匹配。”最后，老先生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感兴趣：“你认识荣宝斋的米景扬吧？”“岂止认识，我和未经理是好朋友。”“那你通过他可以了解我，他对我早年的事比我自己还清楚。”

于是，我在电话中又和米景扬聊开了。

“我小时候最爱看小人书，特别是武侠小人书。”朱先生一开口就和我产生了共鸣，只奇怪这么多年我们就从没谈过小时候的事。米景扬长我几岁，所以他对解放前后的小人书情况比我清楚。“那时候，应该是1947-1950年，全国的小人书都是上海出版印刷的，当时有几位作者，如：赵宏本、颜梅华、陈光义、钱笑呆……我最喜欢的是赵宏本、颜梅华。赵宏本也还健在，他当时画的《七侠五义》非常好，颜梅华最后画的几本小人书，《铁师骑》、《铁师鏢》、《夜闯青狼谷》等，达到了那时期的一个高度。我那时觉得他画的人物很真实，尤其是刀、枪画得很好。”“这点，我的看法与你一样。”“后来，我到上海出差，打听颜梅华，真找到他了。”“哦。”“我看了他创作的国画，画得真好，不但人物，他的山水、花鸟都画得好。我就跟他商量，今后他的作品荣宝斋包销。颜先生很高兴，我和他就算有缘。这位老先生好得不得了，他对我们的协议遵守得很严谨，他对所有私下打算买他画的人都说，你们要买画去荣宝斋买。他前一个时期画的扬州八家，风尘三侠，三国人物画十分传神，颜先生用了四年时间画了一个人物长卷《一百八将》，现被日本人收藏。”

我和米景扬一样，也是因先前看过颜先生的小人书，对他产生了兴趣，而后又找到了他，米先生与颜先生结成了友好的伙伴关系，而我则只要证实一件事，即当年的梅华就是颜梅华。

想找到颜先生，其实是一种怀旧情结使然，想解开那个儿时在心中打下的结，提到小时候，就不能不想到看小人书的情景，而提到小人书，就会想起梅华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符号，是遥远的神秘的谜。有一天，有一件事，勾起了我的怀旧心情。那是几年前，我看到一本拍卖公司的画册，其中有一幅人物画，画中人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的赳赳武将，跨在一匹骏马之上，此画作者署名颜梅华，我立刻意识到这位颜梅华就是昔日我看过的武侠小人书署名的作者梅华。尽管星移斗转，颜先生如今的作品已具大家风范，不是原来那墨线勾出的小人书中的武侠形象，由于我过去太喜欢他的人物画，我曾认真临摹过。所以我发现，如今的作品中有与原来小人书笔墨的亲缘关系。这里面的缘故很难与外人言说，自己动手画过画的人就都会对别人的绘画看出点门道。我当时曾问过，这位颜先生可还安好，有人告诉我，这是上海的一位画家，经常会有佳作问世。我虽然默默认为颜先生应是当年小人书的作者梅华，但也不敢断定，我一直想探询一下，让我有个实证，有个几十年悬念的圆满答案。

就在我给米景扬打电话之前，我也向范曾打听过颜先生的艺术活动，范曾很郑重地对我讲：“大凡名家，十之有九忌讳别人说他早期曾画过连环画。其实画连环画有什么不好，鲁迅先生讲过连环画创作中可以出大家。我在希斯廷教堂看过米开朗琪罗的壁画，那就是宗教题材的连环画。”是的，他提到希斯廷教堂，使我想起米开朗琪罗仰面朝天夜以继日创作的故事，据说为了完成穹顶的辉煌画像，他的脚都在皮鞋中沤烂了。欧洲中世纪统治人们思想的教会，却培养与造就

了文艺复兴的奇才，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欧洲文艺复兴三杰，他们的共同特性就是叛逆，敢于把神坛、圣像的绘画创作赋予人性。

有了这个过程我才拨通了颜先生的电话。

颜梅华先生画武侠小人书，我曾爱看武侠小人书，是他醉心的读者，两个处于天南地北的人，一个创作，一个欣赏，但却有着一种牵连，也有着共性，我们不仅未曾走火入魔，而且以后事业有成，颜先生如今是一位中国人物画艺术家，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当年就是当年，日后就是日后，当年并没有中毒，倒是有了抵抗力和辨别力。

颜先生说，解放后，他停止了画武侠，他画了不少革命题材的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等。我告诉他，我也从那以后开始看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小人书，受到了全新的熏陶。欣逢盛世正当成长懂事的关键时刻，一批有意义有理想有品位的艺术精品出现了，我赶上了，幸何如之。在1951年以后也就是我看小人书度过的“六一”儿童节之后，各家小人书铺书架上的武侠小人书逐渐销声匿迹，有的是因破旧而淘汰，有的就被新内容的新小人书所取代。旧式的武侠小人书，寿终正寝，而这段历史因年深日久也就几乎无迹可寻，因为我问过颜先生，当年的作品或是画稿或是成品书，您手头有没有留下一些。颜先生说：“没有，一点儿都没有。”尽管可以理解，但我实在有点惋惜，虽说这些小人书的内容有一定的糟粕，大部分的绘画也是算不得艺术创作的，但，作为一段文化历史的见证，灰飞烟灭，无迹可寻，着实可惜。“连环画可以出大家。”连环画也可以使名家受益。据说许多电影导演从连环画中受到启发，激发了创作的灵感，电影讲究蒙太奇艺术，蒙太奇法语的意思就是组合，组接，是一幅幅动感的画面组接，电影就是逼真的人物、景物构成的动起来的连环画。

小孩子识字不多，看连环画可以懂得故事内容，大人也爱看小人书，见仁见智，从中都有所收获。据原来新闻电影制片厂一位老记者讲，他看见毛主席有时也看小人书，贺龙同志爱看小人书，也是很多人知道的。因此，不独“连环画可以出大家”，大名家也看连环画，连领袖都爱看连环画。

当书店里不再有武侠小人书时，也是我认字儿较多、希望看点字儿书的时候，我去小人书铺的次数明显减少了，1951年以后，前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小人书，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小人书，多了起来，童话题材的以及中国古典名著的小人书也兴旺起来。

我是先看《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镜花缘》、《聊斋志异》等题材的小人书，然后读了原著。这其实有极大的好处，我脑海中先有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牛魔王的绘画形象，而且不止出自一位作者之手，所以有了多个侧面、多种角度、多种风格所集中体现的大同小异的人物具像，然后在小学五、六年级试着翻看原著时，虽然有太多不认识的字儿，但好像容易入门，觉得字里行间就闪现着孙大圣、猪八戒等形象，至少读起原著来眼前就不断有着具体的画面，如火焰山、高老庄、人参果、蟠桃会、小龙马、水帘洞……读其他原著时，每出现一位人物，在书中是白纸黑字儿，可是在我眼前却是鲜活的画面，有人物，有山水，有亭台楼阁，有大场景的两军厮杀，有小规模的话锋相辩，有鸿门宴，有舌战群儒，有草船借箭，有七星坛，有虎牢关，有长坂坡，有猛张飞，有黑李逵，有武松打虎，有浔阳楼宋江题诗，有林冲夜奔，有十字坡黑店，有一丈青，有母大虫，有浪里白条，有鼓上蚤，有柳湘莲，有尤三姐，有袭人，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有晴雯，有凤姐，有怡红院，有潇湘馆，有刘姥姥进大观园，有“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有“情切切良宵花解

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我借助小人书给我的活生生的画面，去核对，去印证，去探索，去发现，去充实再去想象，终于使我明白了任何小人书人物、景物的造型、造象，都不及我头脑中的想象更光怪陆离，更千姿百态，更无穷无尽，更津津有味。同时，我在小人书铺、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读书与在学校课堂上的学习并行不悖，课外书籍充实着我的精神世界，使我无比向往它们所展现的万千景象，并使我终身受益。

我离开学生时代前的最后一幕发生于国子监首都图书馆。195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坐在静静的阅览室中，津津有味地阅读一本小说，这时，有一位同学急匆匆找到了我，他说：“电视台来人啦，叫你快去！”我站了起来，像往常一样还了书，走出门，哪知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看书，以后再没机会旧地重游。我从静悄悄与世无争的精神憩园里，走上了充满喧嚣、充满欢笑、充满烦恼、充满挑战、充满机遇的一个新天地。拎着我的一只旧皮箱，迈着胆怯的步伐，脑子里装着高中以前课堂上学的那点儿可怜的知识，当然，也在心中装着从武侠小人书、连环画、童话故事、神话传说、中国古典小说、现代小说和俄国、法国、英国等外国小说中获得的种种教益，跨进了一个刚满十八岁的青年不该这么早进来的，20世纪电子媒体中注定要发展为最神奇、最浪漫、最时髦、最宏伟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当时叫北京电视台，当时，乃至很长时间，它不起眼）。

路是新的，生活的格局也从此完全改变，但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我一直在读书，一直深深地爱着书。

儿时游戏回忆缘起

1997年秋天，一家儿童杂志的记者采访我，希望我能对现在的孩子课业负担太重的状况谈一点看法，他们希望我配合一些社会上知名的人士发出呼吁，减轻孩子们现在日益加重的校内与校外的课业负担。老实说，我一想到现在的孩子们有那么一大堆功课就难受，小时候，应该让孩子们有时间玩儿，痛痛快快地玩，随心所欲地玩，在玩耍中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学会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我当然十分理解这家杂志的好意，觉得现在的孩子真挺累挺苦的，小小年纪就卷进了他们还不明白的激烈竞争的漩涡，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到考大学，每一步都不敢放松，对孩子们的功课督促，除了老师还有家长。孩子考试，家长们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一次考试完，不但折腾得孩子们头晕眼花，也使家长们食不甘味，寝不安眠，考前如此，考后也更不得安宁，考不及格的当然好一顿数落，没考第一，没考100分、99分也要被指责，孩子们每天除了在学校里要上满五、六节课外，回家还要做没完没了的作业，星期日甚至节假日不少孩子还要上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各种“提高班”、“补习班”、“加强班”、“辅导班”，放学回家哪有时间玩，如今，孩子驼背的多，戴近视眼镜的多。我听几位老师说，现在孩子们厌学的情况一年更甚一年，这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我是应该讲点什么的。但我最终谢绝了这家杂志的采访，我坦率地告诉他们，我当然可以对现在的“应试教育”表示不满，振臂高呼让“素质教育”即刻攻占“凤凰山”，藉此对孩子们表示同情，呼吁孩子们不要只埋头课业。但我心里十分清楚，不管媒介报刊怎么呼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如今哪所学校，敢有丝毫的放松？哪个学校松一松，影响了升学，家长也不干，于是，在所有的地方，家长们不厌其烦地督促着孩子们学习，陪着孩子复习到深夜，生怕将来孩子考不上好的高中，考不上大学。如此紧张的学习环境，使得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另一种学法，因此，现在的孩子并不是没有时间玩，而是没有玩的情致，好像也没地方玩，也不怎么会玩了。老师们何尝不知道孩子们的辛苦可怜，也不是不知道孩子们应该玩、需要玩、必须玩，但现实的局面，使教师们不敢放松，就好像金庸小说中描写的武林高手比拼内力，在节骨眼上谁先松手谁就送命，也仿佛拔河比赛双方较上了劲儿，谁先松一松全军崩溃。

就在我写本文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消息，这是1999年6月30日中央台午间“新闻30分”播出的最后一条消息：上海市教育部门决定，上海的小学一、二年级，不再进行考试，作业要在课上完成，每节课由原来的四十五分钟改为四十分钟，课间休息由十分钟改为十二分钟。这说明有关方面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课业负担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就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图书爆炸，人口爆炸的时候，再让孩子或一部分孩子返回到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方式之中去，我想这也行不通，也可能害了孩子。于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能力，对当今的老师、家长、学生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如今孩子们怎么想的，怎么学的，怎么个活法，也只好由他们自己去适应吧。他们穿的，他们吃的，他们用的，他们玩的，是我们小时候做梦都没见过的。当然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玩意儿，今天的小朋友也大多不清楚。

我虽没应约写稿，倒被勾起了我对儿时玩耍的记忆。我们小时候就像一群放在野地里的鸡，不是鸡场里的鸡，定时喝水，定时喂食，而是像农家的鸡，早晨起来一掀鸡窝门，哗，放到野地里就齐活了。“鸡栖于埭，日之夕矣。”到晚上

又全都回来了，连喂也不喂，就这么撒着养，撒着长。由它觅食，由它撒欢，由它乱跑。当然，我们还规规矩矩地上学，也做作业，可家长不大管孩子学业的事儿。

古镇幽情

天光大亮，睁开眼，不知道这二十四小时之内，赫尔辛基有过黑夜没有，因为在我入睡时还仅是暮色苍茫而已。“黎明即起”，几位团友在餐厅中用了早餐，林白曦才姗姗来迟，我们说：“你倒真能睡，好福气。”他说：“别逗了，我还不是为你们当催巴，一大早就把今儿个该办的事儿给办了。怎么样，休息得好吗？其实我跟你们差不多，并不习惯夜短昼长。”

我放下手中的茶杯，很真诚地说：“林先生，我原来以为你的中国名字林白曦只是一种追求典雅、略有诗意的味道，今天我明白了，你这是一个纪实的名字，你们这里早早的就大天亮了，晨曦白兮，所以叫林白曦，你们家要再往北边住，我看你就得叫林白夜。”

大家在笑声中一齐起身，步出门外。

在透明的晨光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街上的汽车还不稠密，有轨电车在铁轨上行驶时，发出叮当的声响。

一辆中巴已在门前等候，我们鱼贯入座。从这一天（6月6日）起，我们就在这辆中巴上度过了在芬兰的大部分旅途时光。在车上可以小憩，可以凭窗，可以谈笑，可以商量，可以高谈阔论，可以低声研讨，可以谈芬兰，可以谈中国，可以谈风光，可以谈民俗，可以谈工业发展，可以谈文化积淀，爱好什么话题就展开记忆的屏幕互相交流，除了一位老司机是地地道道的芬兰人，不通过翻译不太能沟通以外，车上基本是中国人，林白曦可以算半个中国人。

林白曦说：“各位，今天咱们的旅途不长，可景点不算少，也挺有芬兰特色。第一站马上就到。”

车开进一个小镇停了下来。这是距赫尔辛基不远的的一个古老的村镇塔米萨里。据说，当年瑞典人占领芬兰之时，曾打算把这傍海的小镇扩建成首都，当然并没有实现，否则芬兰的首都就叫塔米萨里了，世界上很多国际公约就叫塔米萨里公约，真不如赫尔辛基读起来柔和好听。

古老的小镇青石铺路，街巷狭窄，两边住房颇类中国老民宅，一面临街，但院里如何布局，无人知晓，我们都没进去过。一座巨大的教堂矗立镇中，只因再没有高层建筑与它争夺空间，所以这个教堂十分显眼。无论从已被磨亮的青石路，还是临街房屋的老砖石，以及房根处常见的苔痕，都可以想见小镇的沧桑。我联想起早先在云南一古镇写的《咏茶花》诗的前两句：“玉峰山下无尘埃，青石苍松生老苔。”

在曲径两边时而有一株参天古木，浓荫一棚，盖住一片居民宅院。徐风生凉，更显得小镇清幽，没有鸡鸣亦无犬吠，只有知了在树上偶尔长鸣，但并不聒噪，倒是“蝉鸣林愈静”，道出此处的悠闲。

在一处夹道中行走，两旁住宅的一层，都有一扇明亮的后窗朝着我们，使我们这寥寥散散的异国观光客徜徉闲踱之时能不断地浏览，从这明亮的窗中品味到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心情。

有的窗内有一层云翳般的窗纱，自然，不会有人俯窗窥视，因之屋中的一切都云遮雾罩，影影绰绰。但有的主人却大大方方地敞开窗户，让你在走马观花之时，瞥见室内洁净的几柜与琳琅的陈设，当此之时，也不会有游人趴在窗外向里面张望。令我颇有感触的是，在这幽静的小巷深处，我们不记得有镇上居民与我们相遇，也没有看到窗内人影闪动，似乎说明居民们都在某地某场所干着自己或书写或劳作的营生，孩子们也正在学堂上课，这样的小镇内外，基本不设防。没

有一户人家在临街的几乎触手可摸的窗外加一层防盗装置，既没有铁栅也没有木栅，家家如此户户这般。

在处处浓荫覆盖之下，空气显得透衣生凉，走了许久，并不似夏日逛街会汗水淋漓。这里的盛夏犹如北京的晚秋，只是木叶并不变色，依然浓绿蓊郁。临街的木框玻璃窗做工精巧，几乎家家都是双层窗户，可以想见此地冬季的严寒。临街的许多夹窗的框间，铺着干净的细沙，长着小巧的绿色植株，有的还绽着娇小的红、黄、蓝的纤纤花朵，使这一排排原显冷寂的房舍透出鲜灵的生气与迷人的情致。

古镇的风情在于一个静字，在静谧中仿佛感受到时光的波段在无声地流泻，穿过树隙，穿过小巷，穿过家家户户的屋里屋外，带着昨日的烟梦，带着窃窃私语和偶尔的低吟。站在这小镇的街巷深处，心儿会由于旷邈的思绪而感伤。在静谧中，你会有想象，你会想到在浓荫下依稀一对情侣无言相偎，你会想到晚归的宿鸦在林梢栖身，你会想到一位老婆婆在蹒跚行走，你仿佛也会听到在哪扇窗后飘来的如珠琴音。

能在夏季白昼让人产生凄清的遐思，非古镇不能有此韵致，非悠闲静寂不能任你情思绵绵。

我们走散了，在这小镇寂寂的巷中不会迷路，在这小镇难得的氛围中，每个人都在品味着似曾相识和与自己心灵相触的情愫。

我独步小巷，看到一株百年的栗树，在虬结的树根与粗壮的躯干上悬挂着一只人工制作的木板钉就的鸟巢。这空空的木巢，是鸟们外出，还是一鸟孵窝，不得而知，是哪种鸟儿会领情住在这里，它每天是否为主人婉转高歌，主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亦不得而知。但我能感到此地是充溢着爱心的居民点，“一叶落而知秋，一巢悬而知善”，爱护生灵，珍惜自然，必然会邻里和睦，必然会相安年年。这是一些心平气和的居民所居住的平平安安、清幽洁净的乐园。

当我们不约而同走到镇中一个小广场时，大家的神情似乎受到这小镇惠风和畅的感染，神清气和，微微颌首，感慨良多。“怎么样，各位感觉？”“真不错。”秀伟应答了一句，代表了大家共同的心声。“这是什么呀，林先生？”邵红指着一根立在一堵墙旁的木柱，好奇地发问。我们也看到了这木柱，看到它的下部有一个木阶，而且木柱上还钉挂着一条粗铁链，并且有一个可以开合与锁住的铁环。其实大家都能判断，这必定是早年的刑具，问题是谁在使用它，它在拘禁谁，以及犯了什么罪过会遭此刑罚。“这叫耻辱柱！”林白曦自信地解答，我们当然只能听信他的讲解，这里只有他是地道的芬兰人，他是“权威”。

“这是耻辱柱，惩罚通奸的人！”

“啊？！”

我们都没再深究，我本以为是把小偷绑在这里示众，而林白曦一说是专绑通奸的人，倒叫我们好生费解，“捉贼要赃，捉奸要双！”这儿只有一个铁环，倒底绑哪一个？林先生没说，我们也没问，因为说这根柱子只绑通奸的人，那问题就多了，难道这么一个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般的净土会有那么多的苟且行为？难道问题多得要专立一耻辱柱来以正视听、以正风气吗？不可思议，尤其是两人中只栓一个，更令人莫名其妙了。林白曦这样一导游，我们反而弄了一头雾水，于是大家为惩罚他干扰了我们得来不易的恬适的心情，我们说：“这个铁环怎么用呀，你示范一下吧。”于是林白曦走了上去，表演一番。噢！我明白了，这一定是恐吓柱，告诉你行为不轨就有可能让你示众，像庄稼地里的稻草人。未必乡里乡亲的非要把一个人绑在那儿，即使要绑，由谁决定？绑多久？为什么？

是活该罪有应得，还是冤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反正那链条也已锈迹斑斑，那木柱在风雨侵蚀下已然残旧破败，一切的一切都过去了，反正小镇私刑，绝不会是文明的。如今，文明之风正吹拂着全球的沟沟壑壑，动用家法、宗词私法，本身就是与法律和公众的道德准则相对立，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但残存的世俗陋习仍抵制着文明的进入。就在我提笔追述四年前的芬兰行时，就在我回忆温情脉脉、古风幽深的芬兰小镇风光，并为所谓的耻辱柱而颇费思量的时候，在报端我竟看到了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报道《为尊严血溅文明死角》，贫瘠的土地，野蛮的习俗，埃塞俄比亚十六岁姑娘雅芭拉仕·蓓克拉杀死了绑架强奸她的男人，却受到部落族长的痛责和惩罚。因为通过绑架与强奸来求婚，竟是本地的世袭传统。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看上了一位未婚女子要想娶她为妻，完全可以不管对方意愿，就强行拐走，多次强奸她，直到她怀孕，就算把婚事办了。雅芭拉仕·蓓克拉被几个男人绑架，其中一个狠狠打她，打得她几乎失去知觉。她打算逃跑，但那个男人追了上来，这位姑娘用在男人房内捡来的手枪向天鸣枪示警，但那个男人仍恶狠狠扑上来，于是她垂下枪口扣动了扳机。那个男人应声倒地饮弹身亡。雅芭拉仕被当作凶手逮捕起来，对方家属向她一家要求偿还血债，雅芭拉仕一家如今已把所有牲畜都卖掉了，还欠了一大笔债。时至今日她仍在流放当中，没有自由。在埃塞俄比亚乡村，宗族权势要大于法律。

是谁应当被绑上耻辱柱？是哪个人，还是哪种陋习？还是一个时代？我们从黑暗与蒙昧中走来，我们向光明与充满希望的未来走去。立在古老小镇的耻辱柱，它如今仍在那里，说明小镇的人有勇气承认曾有不尽合理的过去，同时也说明，他们如今正走向美好的未来。

当时，我们留下了几张照片，但有意思的是林白曦的这一张，因为只有他是芬兰人，我们是外国人，轮不上让他们的耻辱柱捆绑。“哈哈！”大家一哄而散，向镇外向水边走去。

小镇外临着一片茫茫水域，我当时就没弄清，这是内陆淡水湖还是一个海湾？

在湖畔，我们看到岸旁一排小木屋，林白曦让我们注意在小木屋的板壁上那一道道的被水淹没而留下的水痕。他说这里当年曾遇过洪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当能推断这是淡水湖无疑，哪有海域发水之说呢？如今这个水码头已不再使用了，岸边有几个大铁钉一样的手臂粗的铁桩，说明小镇当年是个水运码头。也足可见当年这一带熙来攘往的繁华热闹的场景，难怪当瑞典人占据芬兰时曾有过要把这个名叫塔米萨里的小镇扩建为首都的打算。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当年真的把这个小镇扩建成首都，如今的清静幽深当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喧嚣的市声与热闹的街景，那又当别是一番滋味了。

这时，临近中午，我们在林白曦的带领下，在岸旁静候游艇接我们在水上畅游。

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闲散地坐在散布在岸边草坪的长椅上，各干各的事。秀伟和我们摄制组的华星，在用心地记着什么，范武林用镜头三百六十度地转着圈子在取景与拍摄，但不知他要选择什么镜头，林白曦正用手机和外面联络，说着我们一点也不懂的芬兰话。

我则用目光搜寻能令我牢记的景物，同时体会着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独特心情。不知其他人看到了没有，我的座椅两端设置了两个垃圾筒，是铁皮制的，我想此刻每一个人都会有他们的发现，有他们的感受与他们要记住的此行令他们感兴趣的细节，我想他们不一定有我此刻的感觉。

我感到当地人在这游客寥寥的地区如此重视环境的整洁,每一个供游客包括本地居民享用的公共绿地上,都格外重视保持环境的清洁与不受污染。在许多国家的公共场所都有这种现象,即垃圾筒似乎比游人多。对此我十分感慨。因为,没有收容垃圾设施的旅游点怎么可能要求游人保持环境清洁呢?

我曾在一个城市的街头,手拿一个冰棍棒无处扔,我就像接力赛运动员在跑道上跑着,手中紧握这支接力棒,可是交给谁?这条街道没有一个垃圾筒,我捏着这根小木棍走了二十分钟,最后我把它插在一个商店外的大花盆的土里。当然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这个难题转嫁了出去,甚至与随手抛在街道上差不多。可是我往哪儿扔呢?我知道那些随地丢弃烟头的人也大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没有给他们提供随时可扔东西的设施,现在听说国内许多旅游点及公共场所已经开始安置许多的垃圾筒,这是大好事。一个地方的环境卫生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地上脏物与废弃物的多少,而要数一数垃圾筒的数量。

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一只船静静地靠在了岸旁。

我们登上了这只普通的游艇,先在湖中绕了一会儿,不知不觉中行驶到了海上,到了蔚蓝色的芬兰湾。

这实在是最普通不过的船了,当我几天后登上从芬兰到瑞典的豪华游轮时,回想这条船,只能算一叶轻舟,但轻舟漂荡,人少宁静,除了马达声隐隐传来,满目只是芬兰湾出奇秀丽的景色。

离开塔米萨里在海面上行驶,会看到一座座的绿岛,有一支优美的歌曲叫《绿岛小夜曲》,我忽然觉得这儿需要几十首这样的歌曲来状物抒情。在海面上荡漾,其实是波光在晃动,使我感到小岛的飘摇,远远近近、实实虚虚、飘飘渺渺的朦胧岛影,有的似小巧盆景,有的犹如一座山峦,晴岚隐翠。除个别小岛的嶙峋怪石裸露出周边之外,绝大部分的岛上都林木葱茏,树密草深,成百上千个小小的岛屿,在蔚蓝色的海光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无疑是撒在蓝色的天鹅绒上的一粒粒绿宝石。

有这样的美景就要懂得珍惜它,钟爱它,保护它,才是一个文明群体的清醒举措。当我看到白鹭投林,鸟鸣树梢,和乳白色的海鸥在岛边浅海处翔集旋绕之时,心中也默默祝愿,这一片海天之内的美丽晶莹的水波,千千万万不要被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留点美丽的天然景色点缀我们这千疮百孔和钢筋水泥建筑林立的地球吧。

在船行出半小时后,我蓦地感到有些岛内似乎还藏着什么,我看到了有一些房子建在岛上。“云深不知处”,此可谓“林深掩屋柱”。林白曦说,其实很多岛上都有建筑,有的是别墅。芬兰有法律规定,所有岛上住房与其他建筑,高度均不许超过树高或与树齐高。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绿叶高高,浓荫匝匝,实则这里面还藏着一栋栋的童话般的小屋。

当地人爱护优美环境的举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又不得不进行推理和设想。这一座座的孤岛,看上去人玲珑妩媚,色彩迷人,夏日浓荫,秋日斑斓,而严冬则萧疏苍凉,一岛一楼,或二三楼,如何能住得安然呢?白日海天蓝蓝,浮光耀金,而夜冷风高,黑浪滔滔,孤零零地住在岛上,在林木深处,听那怪鸟冷啸,或暴雨如注,或风吹树摇,要有多壮的胆色与多高的定力才能在这里安卧酣眠呀,我几乎不敢想象如果有朝一日被请到这个小岛上小住几日,写文章,那一惊一乍何以克当。

于是我把这想法在船舱内对各位团友说了,他们未置可否,也似乎根本没想这一节。秀伟说:“是呀,这么一说,把神仙般的日子和仙境般的居处,变成了

阴森可怖、令人惊魂失魄的魔窟了。”是呀，世上事本来都具有二重性，范仲淹《岳阳楼记》之中，还不是把洞庭湖描绘成仙姿绰约与鬼哭狼嚎的双重景观。

在封闭的船舱中，我们聚在一起吃了一餐船老板为我们烧制的午餐，看着无边的景色，就不太留意都咽下了什么，总之填饱了肚子，才有精力继续欣赏沿途风光。

刚刚撂下刀叉，我们的游艇已靠上一座小岛，这座小岛有码头，也有船工把我们拢到岸边搭上跳板接上岛来。“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尝尝梨子。”要对那星罗棋布的如翠玉般的岛上隐秘窥测一个究竟，莫如上来走近，亲眼看看。登上这个岛子，就算解剖一只麻雀，由此及彼推论一番，看看这些异邦景物，也试试我自己可否领略得了这里的情调，能不能消受这里面的一切。

上得岛来，脚踏实地，还觉得身子在摇晃，这不仅是“实地”似乎还是石地，可在这石岛上却长出参天大树，奇哉怪也。但我们未走几步就大彻大悟了，原来岛上有几眼山泉，山泉淙淙琼浆四溢，沿着石缝石隙形成了汨汨流淌的小溪，润得各处的石块都湿漉漉的，有的石根还长着青苔，于是一位芬兰导游用英语讲：“大家小心，别滑倒。”我们就一路登山似的上了小岛，在船上望着小岛，觉得它如珠玉般的翠生，丝绒般的柔软，可是钻进这个小岛的树荫，踏着石头小路，一身汗就冒了出来，“观景不如听景”，这真是进景不如看景。

这个无名小岛看来竟大有来头，一块石碑上镌刻着被青苔遮盖得模糊的字迹，导游讲道，这是以前俄国沙皇曾临幸此岛的记述。这样一座无名孤岛沙皇竟肯屈尊大驾，何等的非同寻常啊。人总是有那么一种莫名的追随心理。沙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也可能他们在占领芬兰期间也正占着我们东北大片领土，他登上这个岛来耀武扬威，我们今天走到这里，听说他来过，似乎有了一种荣耀之心大是不该。仔细一想又不尽然，作为历史，任何人物，好人恶人，政客骚人，早就风流云散，我们发思古之幽情并不因他的善恶功过，或思之绵绵，或恨之入骨，只把它作为一个有据可查的古人在前，觉得时光之转瞬即逝，而念天地之悠悠。因此中国十几位皇帝在泰山封禅，今天游客并非登山去批判封建帝王劳民伤财，沽名钓誉，而是觉得泰山有了这道道的人文景观，显得耐人寻味并有历史的厚重感，而且使这座名山更四海周知。这里面说不尽还要说的情绪，也还要靠我们去一层层剥解。

这座无名岛，倒不趋炎附势，并不因为沙皇曾登临而起个什么名字招徕游客观光。那碑文已湮没难认，也不想发扬光大重刻圣迹。

但令我感慨的事情又发生了，导游问我们要不要喝点水。出门在外一味客气可不好，我就说我渴了。导游手里有个缸子，一弯腰从溪流中舀了一缸子水递给我。我稍犹豫了一下，然后义无反顾地端起来咕咚咚喝了几大口，清冽甘甜，一身的燥意与汗水顿失，别的团友们也都来之不拒地啜饮甘泉。

有好久了，我至少有二三十年没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直接饮这玉露琼浆，既没机会，也没有胆量，尤其如今水污染的严重性可谓众所周知，若非口干欲绝，谁会掬起小河流直接饮用。我记起后来林白曦在我们的《人与自然》栏目中做了一次嘉宾，他说：“我小时候游泳，游着游着游累了口渴了，张嘴就喝河水，我们的河水没有污染。”如令，自诩自己家园的水、水果、蔬菜、牛、羊、猪、鸡、鸭等没有污染，远比说我们那儿都盖了楼，都有拖拉机，有的还有汽车，有电磨坊之类的来得骄傲。现在的旅游景点能吸引人之处必然要加上一个“我们的环境如何如何”……

临离开这无名小岛，望着那小溪潺潺，心中说不出的依恋，本来地球上任何

一条溪流，河水，任何一个湖泊与任何一带港湾，都是清冷冷的.....

阿尔卑斯山的秋月

1999年春夏之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狂轰南斯拉夫，使我浮想联翩，思虑良久。我想起一个和平的国度瑞士，想起在那里的游历和见闻。

在瑞士打靶

瑞士是一个在两次大战中均保持中立并素有爱好和平称誉的欧洲国家，但你知道，它却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

1992年秋季，我在瑞士打了一次靶，使用了步枪和机枪。

在瑞士，实弹打靶，是一项经常性活动，从能拿得动枪、扣得动扳机的少年，到再也拿不动枪的老人，瑞士几代人在经常与枪弹打交道中度过了一生大部分时光。说不清从哪时开始，据说至少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每个村、每个乡镇都组织当地居民进行军事教育和参与军事训练。看到过他们训练的外来人，几乎会误以为战争迫在眉睫。

在瑞士，驱车行驶在城外的公路上，时常会遇到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的情况，那是人们正在打靶，靶场一般横跨公路，在道路一侧是打枪的场地，掩体高于路面，并在出枪部位前面有一道水泥墙挡着，使枪口不可能瞄向公路，因而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伤着来往行驶的车辆与路人，而靶子就设在对面公路一侧的山石上，靶场教练用望远镜观察射击者打中的环数。

我们摄制组是外国人，在主人的带领下，不但被允许拍摄了打靶的设施，还被主人邀请参加实弹射击，于是我们每个人都高兴地试了试枪法，过了一把瘾。我打了步枪和机枪，步枪的枪体很沉，扳机也很紧，不是轻轻一点就能击火的，要使劲扣动，可是这样一用劲就容易使枪身晃动，影响准确度。记得1965年前，我参加电视台民兵训练时使用的步枪，扳机没这么僵硬。

这次实弹打靶时，瑞士教练让我们戴上防震耳罩，我伏在地上，三点一线瞄准对面大约二百米处的靶子，果然枪口只能对准对面山石，在这个射击点与靶子之间是一条公路，汽车不绝过往，可是我卧倒时面前只有对面岩壁，看不见公路，因为我枪口前横亘着一道坚固的水泥墙，即使枪走火子弹也会被这道墙挡住。

我屏住气，瞄准靶子，根本看不到几环……扣动了扳机，枪体震了一下，耳边仍感到子弹击发时的巨响，一连打了五发，一发脱靶，四发击中，环数就不好意思了。多少年没打靶了，我知道，我打得再好一点也比当地打得差的人环数要低，人家几乎天天枪不离手。瑞士的每个成年人，都被编入一个军事组织，比我们过去城里的民兵更专业化，因为每个成年人要常年配备一枝步枪，一筒子弹，一套军服，一双军靴，一副防毒面具，我们在一个人家采访时，主人把全副武装拿给我们看。一筒子弹可能是一百发，我们看不到里面，因为这个子弹筒上有锡封，不能打开，如果不是上级指令，任何个人不可以动用这个子弹筒，否则一经查出就要上法庭。这套装备并不是摆设，据主人说没准哪一天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全副武装奔向指定地点去进行军事训练，打靶时不带自家的枪，靶场都准备好了枪械和子弹。我们在一个乡里做客时，恰逢这个乡这一天有几项活动。一早，我们先到靶场，看到四面八方来的人正在集中，大人们互致问候，男孩子们骑着自行车高兴极了，像过节一样兴奋，一个上午他们就在靶场度过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公路上行驶，听到头顶子弹呼啸的原因。我在靶场打的那几发子弹，也不知从哪辆车顶上掠过，尽管我打得环数不高，可是车里人绝对不可能听出来，也不

可能知道这是一位中国人打的。第二项活动就是参观这个乡的地下人防工事。令我吃惊的是，这个乡的每位村民家中都有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我们参观时发现，室内没有潮湿的霉味，打扫得很干净，并储备有饮水和食品。我再仔细地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像这样的地下掩体每户都有，都必须有。

接着主人带领我们到他们乡里的地下人防工事参观。我很少有这样的参观机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其他国家，因此我无法进行直观的比较，我进入这个防空洞，犹如刘姥姥一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首先对一进门就连过三层厚厚的水泥门感到惊奇，每道水泥门都有三十厘米以上的厚度，进到里面，干净整齐，宽敞明亮，电灯很亮。沿墙有两个通风管道，直径约有二十厘米，主人说一条自然风通风，一条防毒气。每进入一间地下室都有一道厚厚的水泥门，我们走进了一间地下医院，有二十张床位，旁边医疗柜整整齐齐摆放着各种手术器械和氧气瓶，这个乡地下人防的医院水平可谓一流，不知大夫医术如何，毕竟是一个乡嘛。可是到了隔壁地下室，我震惊了，几十位妇女，从少女到老妈妈，聚精会神地围着几个橡胶人进行战地抢救伤员的训练，用纱布包裹各个部位，进行各种战伤的救护训练。她们知道有人进来，知道有人在看她们，然而她们仍小心地、认真地、仔细地进行训练。主人介绍说，每位妇女每周至少进行两次训练。真是想不到，我很早以前就听人介绍过瑞士全民皆兵的情况，也为这类影片进行过译制配音，但及至我身临其境才明白有人戏称瑞士这个中立国是“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的真正涵义。这使我想起司马迁的一句名言：“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关于瑞士成为中立国的渊源，《瑞士史》（威廉·马丁、皮埃尔·贝津著）这样写道：

中立第一次成为欧洲公法的一项原则是在 1815 年。这一原则，确切讲，是建立在列强们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唯一的事实是，瑞士的中立从此不仅被承认了，而且形成了书面的协约上的东西，它在法律上对于中立这一观念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素有“世界花园”之称的瑞士，只有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六百多万人口，既无资源，又无出海口。一位瑞士人说：“上帝赐给瑞士人民的，除了阿尔卑斯山的险山峻峰之外，就只有两只手了。”然而瑞士如今是最富有的国家。

中立的小国在二战中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来自德国和来自英国的压力，使瑞士保持中立的立场受到考验。但直到二战结束，瑞士不论曾遇到怎样的险情和不论决定过什么样的可能引起争端的做法，但有一点是事实，即它一直还是中立的国家。

尽管瑞士的中立被立上文字写在协约上，但瑞士更知道中立也要靠实力，所以全民皆兵，常备不懈。

到过瑞士，接触过他们的全民武装训练，才对“居安思危”有了更切实的理解。瑞士人似乎永远觉得危在旦夕，使外来人面对他们这样的常备不懈和经常训练会错以为，他们国家马上要遭受外敌入侵似的。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几十年如此，近一个世纪都如此。

瑞士的这种全民军事化程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正因为如此，它才有资格、有本钱、有实力，以山区的一个小国的地位，向全世界宣称保持中立。

这一天这个乡还有两项活动，一项是打靶的这个下午，本乡两支足球队进行比赛。这是一场认真、激烈、热情、投入的比赛，外人看不出输赢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乡人却当成一件大事，从场外双方啦啦队的起劲助威看得出当地人对运动的痴迷，也可以看出文雅的瑞士人的尚武之风。

从他们这样的日常生活中，不难看出瑞士人身上有着斯巴达的印记，他们业余崇尚锻炼，和大自然亲近，保持健康与结实的体魄。我们到瑞士后，一个名叫

比尔的西部城市主人安排我们住在一家四星级宾馆，在餐桌上主人介绍说，我们这里没那么多的夜生活，一般是几位老朋友共进晚餐和在酒吧边饮边聊。我们这儿的居民不知道什么叫卡拉 OK，我们这个城市没有。

瑞士足当今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富裕但不奢侈，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大吃大喝，在餐桌上他们对我们这些外宾也严格要求，不怕你点好吃好喝，但你应该也必须吃完喝完。一位乡镇企业的老板不习惯吃西餐，剩下一块牛肉，主人一再问，是不是身体不好？是不是菜不可口。我们的陪同小声告诉我：“斯丹纳（主人）不高兴了，怕他饿死。”话有点尖刻，也表明陪同对这位同胞不拘小节的反感。国内一些大款们在餐桌上的挥霍实在令人侧目。在国外也这么摆谱，令我们也汗颜。人家那份怕浪费的心意，我们是应当学习的，因为人家总体上比我们阔多了。主人绝对不会怪你点菜贵了，哪怕是便宜的食品也不能浪费，一个勤俭的民族，一个靠自己勤劳致富的国度的人民，不但自己不去浪费，也不允许任何外人在他们的面前随意浪费，他们在感情上受不了。

一到周末，很多瑞士居民全家背上干粮带上水瓶，去爬山，去徒步郊游，晚上回来，尽管身体疲倦，但大人孩子都兴高采烈。

打靶的那一天，这个乡里还有一项活动就是乡里晚间开乡民代表会，乡民代表在宽敞明亮甚至有点豪华的会议厅里，认真研究，讨论，举手表决一件小事，要不要把村头一条小路重新修一下。瑞士人很富有，但生活上很小气，它是中立国但又全民武装，经常操练还要天天开会，这种日子他们过得有滋有味。不过，要让我选择，我真的不羡慕瑞士人的生活，假如让我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也许真受不了。

服务特色

从日内瓦驱车去洛桑，连途中休息看看景色算上，也不过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洛桑有两大名胜，世人大都知道奥林匹克总部就设在此地，萨马兰奇先生与他的同事奥运官员在这儿的总部办公。我们在奥运总部外的草坪上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照几张像，并没有进去的要求，毕竟我们不是体育节目摄制组，看到草坪上立了一尊中国女运动员的铜像，是一位竞走冠军，说明而今中国在奥运会中已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了，尽管我们的总体水平与我们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形象还不相称，但当今世界也没有几个对手敢小瞧我们的运动成绩。洛桑是奥运的象征，是世界体育的象征，是经常让参加世界级竞技体育项目的人，常想在心头、挂在口头的地方。但洛桑还另有一重光环，另一个名胜就是洛桑旅游服务的培训中心，洛桑旅游学院。凡在洛桑旅游学院学过宾馆服务业的大学毕业生，立马就会成为全世界各大酒店的抢手人才，走遍天下任何大宾馆不愁找不到一个经理的位置。凡在旅游服务业内工作的高级人才，如有进修的机会与可能，无不渴望能到洛桑留学。这令我想起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谈士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景慕一至于此？……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说到“声价”二字，人们有时会想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有的则是名至实归。洛桑旅游学院高明在何处，我并不了解，因为我身边尚没有从洛桑毕业做龙门一跃的朋友。

但瑞士的旅店服务业我觉得确实挺棒的。

我们住一家四星级宾馆，我对他们的服务就有感佩之心。才一入住，恕我直言，我觉得哪够四星级酒店，大厅不气派，连国内三星级都比不上。客房也不大，

一点都没豪华派头。洗澡间干脆只有只容一人站立的沐浴玻璃间，整个宾馆简直像个招待所，但我住了两天之后，印象大为改观。这里简朴，但干净、方便适用，旅途中的生活需要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洗漱用品得心应手，没有拖鞋，欧洲旅店都不放拖鞋，灯光、空调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床可好玩了，看上去没国内的漂亮，但一按电钮，可以上半部任意抬起，像医院的病床，且可任意控制角度，可坐、可靠、可仰卧。阳台是共用的通道式的大长廊，安全性能极好，因为连窗带门一道保险窗作为安全屏障，电钮操作可上可下，可形成百叶窗透光、透气，也可以全部封闭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钢板，防盗防火绝对安全，估计只有特种部队才能攻入。关键是这道防盗屏障，外观上纤秀灵巧，操作时轻稳光滑，绝不会磕磕碰碰，吱吱嘎嘎的。

旅馆的方便，应以满足客人的旅途生活需要为主，客人需要的一应俱全，而且质量上乘，得心应手，不必要的花里胡哨的东西，一律去掉，其实有的宾馆房间看上去琳琅满目，小摆设不少，就像有的 VCD 很多功能纯属摆设，一般用不上，不需要，画蛇添足。其实用不着的摆设和装置不必应景似的摆在那里，而用得着的一定要保质保量。这使我想起郑板桥的诗句“删繁就简三秋树”，他提倡简约实用的文风，对现代商品的包装与一些设施的华而不实也不无指导意义。

让我最感迷惑的是，我在酒店里住了差不多五天，可从没有看到过楼层服务员，不像在国内有些宾馆，要在门上显示“请勿打扰”、“请速打扫”、甚至服务员敲门：“先生，我可以清扫房间吗？”“可以。”“哦，请过一会儿。”人家的服务员根本不会与客人碰面，无论在楼道或是在房间。可是只要客人外出一会儿，再回来就会发现房间有变化，干净了，整齐了，废纸杂乱东西被清理了，枕套换了，被单换了，洗漱用品换了。想象不出是谁、在什么时候干的这些事。于是我感到在瑞士住的这间四星级宾馆的确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还表现在餐饮服务上。入住的头一天，我们在餐厅点菜，一位男服务员站在我们面前，一看他，我第一个念头就是，“瑞士这个国家很关心残疾人，为他们就业创造条件，看这么一间四星级酒店竟安排了一个弱智人为客人服务。”眼前这位三十多岁的服务生，很像一位弱智人，无论东西方的弱智人大都有着差不多的面孔，五官与表情似乎也都差不多。我们点菜，他不动声色地记，然后不多说一句，点了头就走了。我生怕他记错了，等上菜时看还算有条理，没订错菜。

第二天，这位男士又来了，点菜时就和我们有说有笑了。当我们刚拿起菜单，他一下子坐在辛少英旁边，一手比划着揽住辛少英，一边说：“小姐，先点。”玩笑开得不小，但礼数周到，没话说。当时我还抽烟，我掏出烟时，他立刻伸过手来，像变魔术似的手里多了一个打火机。咔的一声点了火，我刚说谢谢，他傻傻地笑了，他说：“给我一支烟。”我就抽出一支烟给他，他放在鼻子底下一嗅，“哦，是英国烟。”我们摄制组冯际庆立刻掏了一支红塔山给他，说：“这是中国的。”他很高兴地放在口袋里，随手掏出一个扁盒法国雪茄送我和冯际庆一人一支，冯际庆说：“这烟太凶，我抽不了。”我换了这支烟吸了一口，觉得挺噁人，这位服务生一看我“吸”，立刻把手上一盒烟放在我面前做了个优雅手势，全给我。“投我以木挑，报之以琼瑶。”我笑了，他不懂中国话，更不会懂这句诗，但他憨憨地一笑，意思是他明白。可爱的弱智人善良也有点小聪明。

这样的服务，很像老朋友开玩笑，我们这一桌加上主人十来个人，他端上的菜准确无误，有时故意把一盘菜张冠李戴该给辛少英的，端到冯际庆面前，还没容我们说“不对”，他已做了一个滑稽表情，忙把盘子抽回来，重新轻轻地放到

小辛面前。每顿饭，都是他为我们服务，而他也都会有几个小小的无伤大雅的玩笑，让我们开心。直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顿早餐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对我们这一桌客人的最高规格的服务。

这是个星期天，似乎免费早餐已开过了，我们要离开这家宾馆与这个城市，在房间里打点行囊和整理机器，晚来了一会儿，人家自助餐已撤了。我只得用英文问餐厅服务员。“早餐没了，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用餐，这次用餐需不需要付钱？”正在等待回答时，耳旁响起一声标准地道的英语：“早，先生们！”我们一回头，眼前一亮，这位老朋友服务生，今天一身黑礼服，一个黑领结，神采奕奕，精神焕发。一位服务员说：“你问经理吧！”谁？什么？谁是经理？我明白了，闹了半天，人家不是什么弱智儿，而是堂堂餐饮部经理。这么多天，竟是经理亲自为我们服务，此刻我们觉得受宠若惊，也感到意外，一切的玩笑，一切雅致的小动作，都是人家训练有素的修养、待客的礼貌与热情高度一致的技巧。因此，我心中暗想，他可能是洛桑旅游学院的高材生。如果是的话，洛桑旅游学院名不虚传。

湖光山色

“水做青螺带，山如碧玉簪。”

桂林山水在世人心目中留下的是蛮荒中的清秀，清秀中的野趣，美感中的天然，天然中的人文情趣。这是东方人心目中的锦绣山川。

在瑞士，在这群山之国，亘古的山峦由于有了高度文明的浸润，使得久远的自然与如今的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交融，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群山正被唤醒，野蛮的荒野已呈现出文明的形象，蛮荒的原始美驯顺了。

天蓝如洗，水波澄碧，山色苍郁，花草杂陈，到了瑞士的山野，手中持一傻瓜照相机，不用瞄准取景器，随意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手按快门，一张紧接一张地掀下去，冲洗出来的照片几乎都是精美的风景画片，我很少拍风景片，这样拍了几卷，冲出来之后，意想不到的我也有了风光摄影作品。是山川灵秀成就了这几幅照片。

在拍摄电视片过程中，我们的视线与精神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一个部位，而忽略了四周迷人的景象。一旦在旅途中乘车赶路，沿着山间的蜿蜒小路，拐来拐去，却从窗外看到了赏心悦目的情景。

山野的小路也由粗沥青铺成，防滑且平稳，车开上去，十分舒适，这是高度工业化蔓延到深山的体现。

窗外的山体呈现大色块纯绿的浓淡变化，山顶是苍苍的松林呈墨绿，山腰是大片的牧场，淡绿色的草坪舒展四散，山底可能是一条清澈的小溪，也可能是带状湖泊……在秋日的阳光下，一切都生气勃勃，一切又都懒懒散散。一头头的奶牛在啃着青草，有的悠闲地卧倒，有的在缓缓踱步。除了我们这辆中巴在路上轻快地行驶，四野无人，这群牛都仿佛是野生动物。

我们下了车，小憩片刻，浏览一番。我在路边看到了一道金属围栏，不高，于是我跨了进去，跨进奶牛们的领地，一阵草香扑鼻而来，我索性坐在草地上，然后又放倒身子仰观苍苍的山顶和蓝蓝的天空，白云如絮，天风徐来，耳边传来远远的牛的打喷嚏声，和近处的飞虫在我身边飞舞的嗡嗡声，一阵牛铃的悦耳之音传了过来，我禁不住用手招唤它过来。

牛们仍自顾自地吃草，并不理会我，于是我也在秋日的爽风与秋阳的映照

下，懒散地侧卧在草丛中，眯起眼来，享受片刻的宁馨。天籁之声，在我胸中荡漾，在我耳畔如仙乐般阵阵飘来。

我们又驱车山路，到了一个小镇的一片小楼前，有牧童在野，有过往汽车，有人的呼唤，还有热气球在空中高低错落的飘荡。眼前又是一个新奇的景象，我们一齐下了车。山间小路上，一个瑞士男孩，赶着狗拉车在往奶站送牛奶。我看到过狗看家，看到过狗打架，看到过狗游水，看到过狗耍把戏，在影片中看到过因纽特人在冰天雪地中赶着一群狗拉着雪橇疾驰，看到过牧羊犬驱赶羊群，但还从未看过——狗拉车。

一条大大的花狗拉着一部小巧的车子，车上放着一大铁筒牛奶，这孩子在前面引路，这狗在后面乖乖地拉，那么温顺，那么和谐，那么适度，车似乎是为狗设计的，刚好配上这狗的身高与大小，这小车人拉嫌矮，驴拉嫌小，刚好狗拉。

我们围上去就照相，可是问题来了，狗不同于牛、马、驴、骡，那些大牲口任人驱使，除了车把式别人也可以吆喝着赶车，我在干校就赶过马车，可这是狗拉车，狗只认主人，不认生人，小男孩弄着它百依百顺，一路上做着伴儿就过来了，可是生人到它面前，它就龇牙了，“汪、汪、汪”叫得好凶，刚刚还那么乖乖的、可爱的、憨憨的，此刻凶霸霸的，大有叫你识相躲开的意思。我们只能远远地，或站在孩子身边而不能贴着这只大狗照相。

蓦地，这只大狗狠狠大叫，全身毛都竖了起来。我们一回头，噢，原来对面也来了个男孩，赶着同样的狗拉车送奶来了，两条狗都是一个品种，高大，黄花，两部车似乎是一个厂家出产，两个男孩也似乎同龄，如果下次我们在山里再遇到他们，我肯定分不清谁是谁。

两头狗狠狠地狂吠，把这安宁和谐的气氛全打乱了，两个男孩却若无其事地各自拉着狗，不叫它们乱动，这两条狗虽叫阵却并不动手，还算相安无事吧。告别了大乖狗和小男孩，我们继续往前走。

有人说欧洲的生活令人羡慕，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一旦我到了欧洲怎么个活法。城市不错，整洁卫生，住所宽敞明亮，但那份人际关系，东方人很难适应，人们各忙各的，少有亲密来往。在山野中的一个小镇上，我们停车吃饭，路边有一家乡村餐馆，不大，只有两名服务员，除了我们这个摄制组还有两位老夫妇就餐，我们十余人有说有笑，边吃边聊，而这两位老人却寂静无声地用餐。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何处居住，到了这儿有何贵干，但我看得出他们很寂寞，他们彼此相濡以沫。在田野间，在树荫下，偶然路过我也看到过和这对老人相像的情景，夕照，秋风，面对无尽的群山和听着随风入耳的牛铃，两位老人靠在一长椅上，度过这寂寥时光。闲适、富裕、安宁，但是在我们的眼里，这是何等的难奈呵，远离尘市，远离喧嚣，这里是世外桃源，可是我难以设想，如果我今后长久地生活在这里，会是什么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从小在这里生存，祖辈就这么过来的，人家习惯了，可是我们习惯不了。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好。

我们在返回宿处的车上领略着异国的湖光山色，阿尔卑斯山一片苍茫，在远山的掩映下，一片湖水跳动着斑斑银光，一轮明月悬在幽蓝的天穹，几丝浮云在这如镜的满月前纤纤飘过。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出：“中秋节！”中秋节，仲秋之节，中国的秋月之节，而此刻我们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阿尔卑斯山前。明月的光华，为山峦、湖水、树林、草坪、田畴，为眼前的一切景物涂上了一层光晕，神奇的光晕，有生命的光晕，有灵性的光晕……

这月光光华和洒在四野的银辉，勾起了车中所有中国人的思乡之情，我们虽

在异国他乡仍要过中秋，其实我们有备而来，临出国时，我们就计算好在瑞士过中秋节，所以带了月饼，带了糖果，带了一些有特色的小吃。白天已在一位瑞士钟表师家聚过餐，主人为我们做了当地的特色食品，乞司烤马铃薯，我们则拿出了蛋黄月饼，给主人解释什么是中秋节，什么叫月饼。在中国民间关于中秋节有一些说法，在国外我们只向主人解释，这一天月亮最亮，月圆象征团圆团聚，月亮象征美好与幸福，月饼则在形状上是圆圆的饼，象征月亮的圆满，甜甜的味道则祝福人们生活比蜜甜。主人听懂没有无所谓，尝到了月饼，肯定是生平头一回。

中秋团圆饭只有在晚上吃才有节日的韵味，白天看不到月色，和平常的气氛差不多，所以我们在瑞士也准备在晚上聚餐。

车行驶到半路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停车架机器拍了一个画面，在一处哥特式的尖塔状建筑旁，拍摄一轮圆圆的月亮，这幅画面真有洋中秋的味道。记得我在机器旁说了一段即兴旁白：“常言说：‘古人不知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此刻我们远离家乡万里之遥，这一轮明月相隔几个小时，既能照到家中亲人，也能抚慰海外游子的心。”刚才还皓月当空，此时秋雨点点滴滴，我们驱车回到宿地。没进餐厅，直接到了一个大阳台上，撑起一把太阳伞遮雨，摆了一桌子中国食品，拿出蛋黄月饼，泡了几盒方便面，打开一瓶干红，就着四川榨菜丝，品着苏州豆腐干，这一餐饭吃得有滋有味别有情调。

咕咕钟

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我很难形容它。

这张照片就是咕咕钟的一种，外形很有点童话色彩，它的表面是原木的材质和色彩，造型犹如一幢欧洲古老村镇的小木屋。钟摆就在大壳外晃动。这种充溢欧洲乡间风情的咕咕钟，挂在任何规格的客厅墙壁上，都醒目怡神，平添异国情调。每当到了整点，一阵布谷鸟似的鸣叫声中，鸟儿出巢，流水欢歌，磨盘转动，还有的钟里有小木人出现。甚至有的坐着秋千摆动，生机盎然，赏心悦目。咕咕钟在咱们国内一些大商场也有的卖，价格或许偏贵，式样可能单调，有的零件不完全是木质而是塑料代替，当然就不如从欧洲挑一个回来，更货真价实。我们到了瑞士知道某些大商店也有这种钟出售，但并不是家家钟表店都有，原因很简单，这种咕咕钟是德国制造的，瑞士是钟表王国，如果到处都出售德国咕咕钟好像有点那个。

这一切都是我在瑞士知道的。

因为我们摄制组一行五人，摄影师冯际庆是最想买这么一个钟的。一个人想要添置一件物品，想了许久，到了国外有了一次买到的机会，内心的渴求别人是很难度测的，何况，这咕咕钟有那么多的生活气息与文化色彩，它不是普通的商品，在冯先生眼中，这是稀罕物件，是足以在闲暇时光慰藉他心灵的一件艺术品。至于他思念了多久，我就不得而知了，在瑞士的

